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二十八

彭元瑞號益楨江西南昌人乾隆丁丑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工部尚書

文勤有愚餘堂續稿

尚史序

送衷雅堂卓異回任序

戶部郎中劉君墓誌銘

湖北施南府通判姜公墓誌銘

蔣士銓字心齋號藏園又號清容江西鉛山人乾隆丁丑進士官編修有忠雅堂集

何鶴年遺集序

劉氏重建五忠祠碑

贈兵部左侍郎墨潭周公傳

入祀昭忠祠鑑南吳公傳

杭州府餘杭縣知縣蘇公傳

明湖南總兵彝山周公墓誌銘

廣州府同知犀文魏公墓誌銘

贈文林郎考子吟臺蕭公墓誌銘

十

張洲字蓮峯號南林陝西武功人乾隆丁丑進士官浙江德清縣知縣有對雪亭集

王猛論

十二

王朴論

十二

屈蠖軒記

十三

江舟出峽記

十三

探靈巖記

十四

石砫城南石磬記

十五

吳紹曾字皮祖號魯也浙江秀水人諸生

烈婦鄭氏傳

十六

袁貞女傳

十六

程大中字奉時湖北應城人乾隆丁丑進士官教授有在山堂集

宋太祖論

十八

洞庭灌足圖說

十八

藥村詩鈔序

十九

陸筱飲詩集序

十九

迺逸堂詩稿序

二十

陳謨字汝師號拙修浙江平湖人直生著有拙修文稿

論名上

二十一

論名中

二十二

龍湫山人像贊并序

二十三

薛著廷字退思號補園陝西洛南人乾隆丁丑進士官編修

邈雲三編序

二十四

南林張君墓誌銘

二十四

國朝文匯乙集卷二十八

尚史序

彭元瑞

立乎今日以成尚古之史。其將能乎。曰奚其不能也。羣經皆古聖人之事。諸子百家去古未遠。各有譙述。取而薈之。以成一家之作。而非一家之文也。今有商彝周敦。父癸之尊。史克之鼎。岣嶁之碑。石鼓之字。一器一文之流傳。好事者不惜抉奧剔隱。集以為錄。而謂其大者而慙置之可乎。太史公作史記。所採古書。今什不存。五且烏知。夫後此數千年。其佚不更倍於今之距漢乎。憚其所不能。而諉其所能。無惑乎古之日湮也。然則羣經尚矣。諸子百家。其可盡信乎。今有垂髫弱冠者。聞齒豁戴白之叟。語我生以前事。又或出塞杭海。萬里來歸。與不出閭巷之人。談其身所涉歷。聞見雖其言不無誇誕。然理之可信者。信之否。亦以資博洽。俟考証云爾。孔子作春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疑者闡之。未聞不錄也。矧大書分注。作者之意。具在矣。若是。則是書之作。於古人何若。司馬紀五帝。小司馬補三皇。皆大概也。皇王大紀。綱目前編。紀世而已。古史意存乎正龍門。而非其自作。路史博矣。或不刪。且不純乎史。近代編史。則紀事之體。今是書也。紀表志傳。一從史例。釐然秩然。以其意為論。雖悉軌於正。令讀者。賞穿三古。其文可誦。其義可法。而其大者。於古帝王所以治國平天。

下之道。若天文律呂之與疆理井田之大。兵刑之繁。氏族之細。咸具諸志。張皇揚厲。損益升降。觀者如揖讓皇古之世。而慨然知二帝三王之可復。此則尚史之所獨也。

送袁雅堂卓異回任序

予友之令於蜀者。得循吏二人焉。曰袁雅堂。曰朱秋漪。予家距雅堂所居二十里而遙。雅堂距秋漪二十里而遙。居相近也。予長於雅堂兩歲。雅堂長秋漪三歲。年相近也。予與秋漪同補博士弟子。與雅堂同舉於鄉。又同成進士。出處相近也。洎兩君綰綬。坤維。予屢東尺南。脈不相見者。動輒十年二十年。離合之感。往來於懷。前年秋漪以卓異來。今年雅堂又以卓異來。紅塵白雪。鑑寒燈焰。斗室坐而縱談者。各月有餘。而三人都鬢髮俱白矣。雅堂為人開朗而中醇。秋漪簡默而內馳。其好僻守介。有所不為。則一。此其於今之所謂能吏者。宜皆不中其料。而連三年以最報。可以慶兩君所遇之祕。而蜀之大吏。能察其下。其取人得所好之正也。予聞雅堂。今中外皆言蜀州縣無虧空信乎。曰。有。打箭鑪之商稅。歲不及額者二千兩有奇。各州縣公蠲而償之。嗟乎。此於他處百之一耳。而尚何言。雅堂諱予。蜀之山水灌口引江。以為渠口之所入。溉之饗之。達於二十七州縣。決決汨汨。與塗俱轉。如畫中樹。一幹所培。十條萬柯。漸遠漸支。數不可紀。其山多泉。疊巒累勝。坡陀上下。彌月不雨。決剛放水。三世之農。

家無糧骨。自比歲豐登四庫之餘。泛江下輸。露積陳腐。不可窶民豐而樂故下吏得藉手以有成也。予曰。此誠長者之言乎。方今

聖天子勤恤民隱。為閭閻饑飧計者。截漕利運。平糶廣賑。至織且悉矣。蜀得順天時。因地利。吏治之善。和氣薰蒸。以有此也。雖然。此天下之利也。古人有言。粟生金死。誠哉。江之為水。仁柔而宜稻。其力可以無不及。講積儲之地。求轉輸之塗。通其惠以均之。博其力以勸之。俾蜀之土不至穀賤而傷農。而天下之虞。艱食者有所恃以無恐。其亦有道乎。令之為官。僅及乎一縣。且暮而思之。凜之上官本之於蜀。而薄之於天下。必有留意乎此者。於雅堂之行。書此以贈之。且以誌秋澣。

戶部郎中劉君墓誌銘

公諱世寃。字匡宇。號幹齋。新淦人。曾祖鎮隆。祖鼎邑庠生。父學闡。康熙癸巳恩科舉人。山東高密縣知縣。兩世以公貴。贈如其官。公以諸生中乾隆甲子科舉人。乙丑成進士。初任浙江淳安縣知縣。調繁黃巖縣。海鹽縣。嘉慶丙午。內擢工部營繕司主事。丁母憂。服闋。補虞衡司主事。晉都水司員外郎。郎中。監督寶源局管街道。屢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西城會。

上加意民事。思得練習材。敕部取京職。中由知縣者十四人引見。以公為廣東

惠潮嘉兵備道旋以父老終養歸。既卒，再補惠潮嘉道大吏以不勝任告。以同知用自請改京員授吏部文選司主事晉稽勸司員外郎戶部山西司郎中與乾隆五十一年于叟寢五十五年。公年七十一乃告歸歸十年。以嘉慶五年九月二十日卒。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子七人。佳琦邑庠生。佳琦四川達州知州加知府銜。佳璫佳琛俱太學生。佳琪佳珮佳珍邑庠生女四人。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三人女三人。公令淳安縣民潘景霞妾姜氏方始以通奸出為錢正公妻。七月而生子九高付徐乾亨妻乳之。四歲正公無子以為繼。而遇之瘖。九高漸長。姜氏以告。遂竄依景霞。正公控以誘逃。且謂所繼乃乾亨子。姜氏袒後夫。詞翻異官莫能理。公履任集鄉民於城隍廟禱而潛血先之。以乾亨九高不凝繼以景霞姜氏九高則凝事乃白。及令黃巖有王世璣者聘其姑之女符氏。其母與姑閑。亟悔婚。姑之夫賜僕諸生也。鳴之學使者。以女終身不嫁立狀而罷。既而私以字趙氏。世璣嗚之。公引符氏置對。藏雖自刺公私度曰。終身不嫁非人情。然女實屬王氏矣。自利為父解也。令遣歸而陰命弁之。王氏女固王出也。賜僕以世璣奪女走告。公笑曰。徐之。逾年符氏生子。而世璣亦為諸生。公屢任善政。县縣此二事兩縣到今傳之。高密公之舉於鄉也。與先光祿公同年。公與先仲兄同為浙江知縣。又與予同仕於朝。幾二十年。其歸也。詩以送之。有

曰。兩世知交分袂遠。卅年仕宦典衣歸。嗚呼。可以知公矣。佳琦來請銘。不獲辭。銘曰。
氓之蚩蚩。情如棼絲疇。為之父母。而一不知。我得其情。彼不得盡其辭。胡神於治縣。
而訛於監司。抑大吏實戶之撮事。瘞詞以為吏師。

湖北施南府通判姜公墓誌銘

明有直諫之臣。曰萊陽姜先生某。以言事指權貴。觸怒瀕死。國亡前一月。始謫成宣
州。滯寓吳門以卒。終葬成所。子孫或為宣城人。或為吳人。先生生實節。實節生本厚。
本厚生贈榮祿公。公諱某。字念劬。號野鶴。少受業何義門之門。補金山衛學生員。歸
籍萊陽食餼。援貢太學。與修《大清一統志》。成議綏得廣西太平府恩州同知。在任
十年。猺人愛之。攝恩陵上恩二州知州事。治案情精勤。上思某甲出賈歸。為人戕於
水。莫知殺者誰也。久不決。公下車廉無賴。是年自他挾千金歸。好語致之一。見曰。
此殺人賊。自動色變。遂吐實。尋晉遷山西朔平府通判。分治甯遠鎮。如劇縣事立辦。
旋以裁缺再任施南。治江防有功。年及格。致仕歸。公女弟適申氏。隨夫任雲南卒。公
萬里歸其喪。萊陽先生遺產在故里。公歸。族人返其田。公推為祭產。蓋其細行猶急
名。義輕財。如此。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壽八十有二。贈如子官。所著有
紅鷺館詩鈔。六松軒制藝若干卷。配贈一品夫人畢氏。浙江錢塘縣某人。如生富族。

奩具甚豐。及外家落乃悉返之。故能佐公為廉吏。以某年月日卒於恩州官舍。距生某年月日。壽六十有一。時子巖方困諸生。洎公卒。歲官刑部郎中。浸通顯。越十有五年。歲為刑部左侍郎。始陳情乞假歸葬。荷

上恩允。光榮誠信。備禮有加。以某年月日奉公及夫人合葬於某山首某趾。某子三人。長世昌先卒。次即巖。次某孫六人。瑞興最同官二十年。讀明史知公先世事。屢持吳門使節。裴襄二姜先生祠下。故為之銘曰。

方先生以直言繫獄。夜半集中出片紙。幾死桎梏。父闔門殉難。乞歸葬不得。何其酷也。公雖未大顯。隨地能自表。暴及侍郎。乃以治刑為聖世卿。戢保世滋大。蓋公慶之篤也。易曰。天地開。賢人隱。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極。夫豈惟一家。抑時各有所屬也。

帝鑒烏私。允臣牘。若堂者阡後致福。我作銘詞無溢譏。

何鶴年遺集序

蔣士銓

乾隆乙亥。予以假閒居南昌。于破寺壁間得鶴年詩。讀之驚喜欲絕。跡而訪之。君方授徒佑清寺。伏一長几。亂書繞其身。纖瘦濃眉。目光睽睽如電。兩顧崢嶸。儉下露齒。肩聳如山。白眼上視。吟哦自得。冷峻之氣颯颯然。客自來去。無周旋。人不欲知鶴年。鶴年亦不欲人知。寂然讀書。與古人為徒。予見而異之。噫。此之謂能自立其身與名者也。君既與予定交。乃傾篋出其詩。屬予相甲乙。三日卒其業。題五百字遺之。予蓋幸子載死後。又得一鶴年張吾軍。君亦若唯予足以知其詩者。凡予所交遊能詩者。爭欲識君面。君亦欣然把臂。不復相拒。予覺鶴年向之冷峻者。而其和可飲焉。丙子君舉于鄉。予亦假滿入京師。甫興饒齋南太史相見。拍予肩曰。吾邑同學一奇才。埋頭鄉山二十年。無一人知已。今年纔偕計車來。予訊為誰。對曰。何鶴年也。予啞然笑之。告以故。噫。不汲汲求人知。而得一知己之手。不汲汲求世知。而未嘗不見知于主。能自立其身與名者。豈遂終窮也哉。丁丑君下第。翩然去。庚辰再下第。君貧不能去。詣予謀。予介天津二友。曰。聞君曰。王君廷之為子弟師。君快快去。歷數月。手書稱主人贊。再歷數月。稱樂而安焉。天津之詩已成帙。復寄予甲乙。予益歎君汲古之深。而聞道之早也。第憂生之囁嫉俗之感。隱然若不得已者。竊歎君方盛年。何鐵石心。

腸遠至於此耶。然而可以起衰式靡矣。既而聞君病。布月聞君死矣。主人具棺殮冠
服。皆如禮備儀。從送君柩登舟。平安還里。予北望招魂。南瞻感涕。既痛君高才短折。
復念君母年六十餘。繼妻五月而寡。無兄弟。無子。無田產。僅有先人老屋一椽。負城
陰嗚呼。逝者已矣。其生者若之何而可也。不亦痛哉。乙酉予再假返里。登君堂哭聲
嗚嗚滿惟中。君母不能成語。淚涔涔被面。予腸轉如車輪。嗚嗟。若之何而可也。瀘漢
黃雨椽進士。與君友篤侍君疾。扶君櫬。收君遺稿。梓君詩若干首。金船何渭綸解元。
與君為宗兄弟左右。君母具存間。代營棺槨。為君婦謀醫藥之資。且將重梓君全詩
屬予序。嗟乎。如雨椽渭綸兩君。可為鶴年死友。而有古君子之風裁者矣。鶴年詩鞭
辟刻削。不襲古人一字。凡世俗詩人肺腑中物。無錙銖犯其筆端。廉悍儻傑。生面獨
開。雜之唐宋人集中。雖智者莫辨。非作者亦不知。君詩之迥異乎。時人所為也。西江
詩廢墜日久。既生一楊子載。又生一何鶴年。而先後死亡。子載有三子。皆馴謹能讀
書。鶴年竟無嗣。嗚嗟。豈才之大者受罰益深。而容容者乃得久存于世。兼可邀人間
祿。興亡以誇耀鄉里。市井爭鶴年無所恃。其近者一渭綸。遠者一信。宜令恬溪而已。
渭綸為宗人。且如此。若恬溪為君從兄弟。又豈能辭其獨任之責也。耶。嗟乎。予偉轟
一官。今且奉老母。攜妻子。報泊天涯。并一椽而無之。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傷也。鶴年

具有知承無知承。讀君詩者亦可愴然而悲矣。

劉氏重建五忠祠碑

劉忠顯公諱韜，字仲偃。崇安人。元祐舉進士。為北宋末名臣。殉難金地。宋史載忠義列傳中。稽公平生禦災捍患。法施于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祭法所垂。百世不祧。而知越州時。惠政兵威尤著。越民為公立生祠于圓通僧舍。乾道丁丑。史浩為州守。徙公像于杏花寺左。榜曰劉公祠。逮元大德間。公之十五世孫文質官山陰幕僚。葺舊祠。以忠簡公領忠定公子羽。忠烈公純忠肅公珙。配享。稱五忠祠。明天啟間。公之二十五世孫左都御史宗周。復為修治。國朝乾隆元年六月初九日。海風震盪。垣宇摧塌。自是春秋有司來祭。惟就瓦礫荒基。望空釋奠。不亦衰乎。閔庚寅。公裔文壇廷棟等慨然曰。祀典祠廟與城社並重。官司繢于支銷。歷久不治。為後昆者烏能忍。乃謀聯義會。先集合族支長正誼等十房子孫。益以文壇純嘏等共十八人。各出貲若干。得三百六十金。推文壇純嘏董其事。辛卯正月之望。始建寢室享堂各三楹。兩廡各三楹。外門重門及繚垣。告成在七月十有八日。是役也。溽暑風日中。文壇督率力尤瘁。計用錢四百六十九貫。除收若干貫。其闕者文壇補之。而工以竣。明日子姓具牲醴奉主于龕。以肅始祀。五忠之靈。復有憑依於戲。耀矣。初。越民歲輸鑑湖田租二

萬石積漸至十四萬石。徵隸中官充應奉之用。法嚴額重。逋亡者輒勒鄭比償之。公到任首疏除其害。方臘反。陷杭睦二郡。越官吏咸遁。公葺營練軍。出奇兵擊賊。屍敵路萬戶以安。公功之在越者如此。餘載史傳不具論。嗟乎。古名宦豈不多乎。求如公之子孫。即遷居所治而大其族者罕矣。族大而簪纓甲第。至五百年。孝友弗衰。又能舉官司祠祀廢壞者。一新其制也。不更難哉。五忠拓其基。二孝闢其奧。總憲復以孤忠托其將傾之廈。而劉氏堂構門庭。遂堅固而不可拔。旁風上雨。但侵其有形之棟宇而已。夫何患焉。爰記其廢興于碑。而綴迎神送神之詞于左。

國有祀兮草離家。有祠兮神依依。國廟毀兮子孫成之。五忠來兮閃靈旗。公納夏人兮西事平。公殺睦寇兮越人生。种軍潰兮郭虜歸我佳兵。諸馬兮公皆不可強弩射兮賊倒退。臣力竭矣乃去位。貴與攸兮宜知公。金人待用兮公曰不憇酌危酒兮解衣憮。千秋萬歲兮草漢毛。右迎神

公靈格兮祀事成。壽聖西岡兮公面如生。四忠列侍兮若家庭。式享式燕兮祀伊始。飲福受胙兮之孫子。官來釋奠兮靈貢。山越之父母兮劉之祖宗。國之一柱兮家之五忠。國廟再興兮五忠之宮。神具祐兮樂融融。右送神

贈兵部左侍郎墨潭周公傳

公諱儼字欽齋號又公別號墨潭姓周氏系出楚之營道縣為濂溪先生十四世孫其世次具載彝山公墓誌不復詳。彝山先生公考也。諱如荼明湖南路正總兵。妣吳夫人。生公及弟儒。公早慧端厚年十三通經史十五能文章。天啟間彝山公以智勇立功威名赫然遍天下。國變後僭偽紛乘亂賊四起。又數從王春石師相及忠國王公恢復數十郡縣既而觀時審變遂解印授去官往侍二親于桐梓親歿返柩葬涪州時康熙辛卯之歲也。戊申公入庠甲寅滇逆偽帥遣聘使招致總戎公怒罵之。儒恐激則致變請往謝至閭中為賊所留。總戎公恚而疾。公于是出奇計挈弟遁歸。總戎公霍然起曰吾家清白不汚矣。吳逆設制科士被迫脅多往應公匿跡深隱乃奉父母避居黑塘山莊又徙白砦巖栖七載研究青烏珞琭軒岐璞輅等書入理尤邃。庚申九月譁宏亂賊衆百餘夜薄公室公挺戟刺其魁遽引去。公與儒謀分負父母走力怯不任彝山公曰賊且復至兒等速遁勿同殉。公抱翁哭曰今夕死耳不能以親委賊俄而賊果來儒奮身出敵賊砍之跳乃斬扉入擗刃刺公仆地而儒率鄰衆挾兵反攻賊為駭竄明日儒創裂將死公稍稍甦命昇榻就弟枕側與訣儒號而絕母夫人感惄成疾。旋亦卒。儒至乾隆間得旌其孝。按史載孫恩之亂烏程潘綜扶父驟出避父老不能行令綜走不可。賊來砍驟綜抱父腹下以頭面受四創死而復蘇。

後有司奏改其村曰純孝里與此絕類第無兄弟同禡耳。儒歿後公撫恤孤寡備至。歷三十年如一日。且戒室人曰。必善視之勿令孀離含痛及杖頃漸長乃分田及奴婢為立門戶而翼之如初。于是再徙賢人鄉建陸舫小築蒔花藥蝶翁使諸郎誦讀其內。庚午應鄉試得舉名列第四。明年下第同年生任典謨卒旅邸。公為具棺殯護持還里而葬。山公病適劇。公禱天祈減。已算以代。又嘗真為默驗。翁病于是得速痊。歷三年然後卒。公號慟七日絕食。饑鬚髮盡白。形骸枯瘠。其至性純粹蓋如此。公仁惠重然諾好施與有貸者輒焚其券。或以妻子託歷久無負于友朋親喪雖千里必往會葬。有東漢君子風義。又善方書活人無算。甲申奉部檄謁選入京。八月病于舟次。惟一幼僕侍。乃檢行蔥所著宗譜及詩文。俾遺諸子。遂歿。時康熙四十二年八月初五日也。距生順治六年十月十七日。歷年五十有六。祔葬磨陀山莊總戎公墓次。聞公讀書山中時夜有奔公者力拒之。且誓不言其姓氏。婦漸感去鄉有虎患。公為文責神謂奸凶橫行神弗誅殛乃縱虎為虐。有慚享祀越數日。虎盡噬里中大猾而隱。人咸異之。惟正乃格不信然歟。公生四子五女。子珣琬琪璇琪登乙科。令天門少司馬。曾孫若干。登賢書者興元興洛。惟興岱亦官翰林侍郎公子也。

太史氏曰。語云。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與守義。公百行完美。比德昔賢。若全親于難。則趙洛江革牛徹也。脫弟于賊。則趙孝倪萌淳于恭也。減算延魏。樞廁當與。則王薦石建黔妻也。髮白形貌。則郭廷輝荀文師也。至如豺狼遠徙。猛獸避塗。則又吳達司馬嵩也。而暗室弗欺。端潔自守。于曹鼐陸公容有同軌焉。嗟乎。凡公所有者。他人得一已。博于世。而公兼備焉。史稱濂溪先生。清明誠一。寡欲于無萬汎。愛極憂患。護友幾。守親墓。泊然于世。公恆肖焉。嗚呼。是乃濂溪之裔也。歟。

入祀昭忠祠鑑南吳公傳

吳璜。字方甸。號鑑南。浙江山陰人。曾祖諱濬哲。康熙壬子舉人。官內閣中書。佐大司馬留村公平廈門軍功加二級。晉封賜一品廩。祖諱棟。由歲貢生。宰玉山安肅兩縣考。諱爚。太世稱樸庭先生。國子監生。有文不遇。為時推重。別有傳。生二子。公其長也。母商氏。為元江府知府。諱盤之妹。公生具宿慧。能承家學。乾隆乙卯。舉京兆鄉試庚辰。成進士。除戶部雲南司主事。己丑。出知湖南澧州。至河南。尉氏父卒于塗。貧不能歸。時知衛輝府朱政。為公同榜進士。延公掌書院。服闋。獨扶父柩歸里。與母合斂于型塘先城。癸巳再謁選。益空乏。三月。揀發四川。馳入衛輝。仍寄孥于政。去至西安。貧斧竭。中丞畢公沅。贈金三十鎰。乃得行。四月十二日抵成都。金又竭。拮据得十鎰。買

鞍馬五月十七日。詣登春軍營。山水惡劣。積雪不融。盛夏挾縷。猶有寒色。大將軍某。素失將士心。六月二日。賊圍登春。急。初十之夕。木果木一軍潰。大將軍死。明夕。總督冲圍得出。登春一軍亦瓦解。公偕妻叔周輔鈞。馳至崇德山梁。賊鎗中輔鈞。騎突逸。不能止。返顧公為礮石飛擊。人馬墜溪河中。同墮者四千餘人。時年四十七。事聞。得贈加道銜。入祀昭忠祠。子安祖方十齡。得瘞如公後。同時死兵禍。為予友者。則有南昌彭同知元璋。大興孫知縣維龍。湯湖王主事日杏。松江趙主事文喆。維龍先一日死。日杏後一日。憩山塢中。賊飛石死。文喆被賊斷臂死。元璋挾三奴徒行。賊且大至。奮身躍江中。時年六十有一。公性嗜學。重友義。為舅氏商公愛重。能苦吟。篇成數改竄。求必傳。一字不安。至廢寢食。飲酒談文。終夕不倦。奴子苦讐。怨聲滿喃。如弗聞者。然議論馳騁。輒以人倫綱紀為任。都下端人名士。咸器之。所著有蘇門紀遊及黃琢山房詩六卷。惟入蜀所作。棄亂軍中。可惜也。

論曰。予聞周生云。登春突圍時。鐵南苟疾馳。尚得脫顧攬轡。夷橫謂周生曰。偷生無補于事。死吾職妻子。君之責也。語未絕。遂墜澤中。嗚呼。予在越州。與公交遊。且一載。或目為詩人。至此而公之論定矣。予蓋聞公平日所志者大也。然而報國僅止于此乎。予又憇焉垂涕已。

杭州府餘杭縣知縣蘇公傳

秦中蘇氏以功業文章氣節顯于西漢唐宋載諸青史者不可指數其遷於府谷之祖則自元末廷美公始數傳而後其以縣令長史儒官著聲者代相繼然俱不顯赫又世際太平故以義烈見稱者絕少其服一命之官已去厥位無守土之職必死之責而能臨禍難蹈白刃甘之如飴大節炳于天下後世者則餘杭公之義烈為最公諱萬元字澤我由萬歷年明經考授杭州府經歷以在官廉能擢知餘杭縣事懷宗朝予告在籍道土賊高有才據邑城賊徒郝某率衆劫公使從公大罵之賊知公不可屈乃繫以索貲公笑曰吾廉吏耶未嘗作賊殃民安得貳即有亦安能媚賊耶賊怒大索堂室間掘地至三尺許無所獲乃交刺公仆于地瞪目曰賊技止此耳言畢氣絕城中方亂公子呈書年末冠經營數晝夜具柳棺為殮視公目不少瞑顏色凜凜然若將起立者遂葬于家門北國朝順治六年改葬縣西荷花塢北山之陽割捨提學皆奉梓木旌其門事載省志公元孫遇龍壬申成進士既而得浙之龍泉令瀕行其公靖節狀乞為傳乃據實以書

論曰明末流賊縱橫秦蜀間食祿守土之臣棄城逃竄反面事賊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紛紜矣或謂公一家居縣令耳賊至可去不及去或可不死死或可不必死嗚

呼。勇矣哉士君子不幸生亂世無尺寸之柄以禦賊至攘尊我先君塗毒我宗社義
情所激有不與賊俱生耳何避焉故當賊至不去時度公舍生取義之心若不死不
安者故罵賊烈而受禍甘使公當時有封疆之任捍禦之權必能奮身殺賊即不幸
城破國危而致命遂志又何多讓于平原常山睢陽數公也哉然其心則一也於戲

明湖南總兵彝山周公墓誌銘

明總戎彝山周公歿七十有九年。公曾孫少司馬海山公視浙學已三載。捧家傳屬
門下士蔣士銓撰公墓誌再拜而謹觀之不敢辭。按狀公諱如荼字自貽號彝山別
號丹井先世居楚之營道縣。仕元蔚萬戶公之祖隱姓名稱伏三郎者為濂溪先生
八世孫明初徙居蜀之涪州相公堡。生允升公以孝得旌官銅陵令。生顯風公由孝
廉同守開封生梓溪公官武昌郡丞有治行王陽明撫贛平宸濠公轉運有功鑄
鐵像于彭家澤萬曆中追封虹侯。生誠所公以父勳錄用官神樞四營副將娶豐城
聰氏封一品太夫人即總戎公考妣生子三總戎公其季也。公五齡而孤既長淹貫
經史習韜鈴具文武才畧後以功臣子奉命帥師討賊終天啟之代數立戰功明末
甲申北京陷蜀有姚黃之寇張獻忠復入川三路犯涪里兒羣噪夜半撼公扉破推
戴弃兵公叱去之師相王春石公鄉人也故重公適以聘公入幕府因仗劍往從至

秦江奉檄佐鎮將賈聯營。恢復各路。明年渡江津。永榮銅壁等十餘縣。尋復捷屢上。
為忌者中沮。乃駐師。時誠所公以家避亂桐梓。公詣軍門。請以兵馬屬營。升楊某。自
往省親。旋以病不能返。部卒乃殺楊而散。公方欲收合餘衆。會重慶陷。遂走江津。謁
忠國王。公因入幕。時糧餉久絕。人心洶洶。公勸移師鎮安。就飭徐規。進取忠國。善其
議。公于是率兵前驅。所遇無犯。有弁犯法當斬。公為諫止。忠國怒曰。汝督若死耶。公
厲聲曰。某死則無敢言之人。若死則無敢戰之將。遂得釋。軍中厲禁兵弁藏煙草者。
主帥坐騎。發有販客匿煙貨擔中。公偵知。急遣僕夜往屏除。且鞫之無實。益釋去。既
而連義重慶。成都等處。以次收復。皆公功。朝命。于是拜公湖南正總兵。未幾。忠國死。
偽秦王某將叛。欲羅致公。公逆窺其隱。力拒之。乃以終養解官去。辛卯壬辰。父母相
繼卒。康熙初。挈家返涪。乙巳。迎柩于桐梓歸葬。而功名之念。隳矣。甲寅。滇逆偽帥慕
公名。遣幣聘公。擲書罵曰。庸奴。我豈從賊者。次子儒進曰。激則致禍。兒試往謝之。至
閬中。被留為質。公憤恨成疾。誓不服藥。長子儼出奇計。往來漢沔間。竟挈弟返。公大
喜。病為少間。庚申九月。公復臥病。值譚宏齋賊夜半薄公室。二子倉卒救禦。儼被重
傷。儒乃殉。夫人旋以慟傷卒。明年都統李某。既擒宏。欲盡殲餘黨。為公雪仇。公亟使
尼曰。震霆逼搖。殺戮相報。甯受始殃。勿延終禍。李聞而歎曰。長者也。乃止。公撰著最

富。晚年盡焚之。其教子則曰望汝為一品人。不望汝為一品官。作訓辭及葬山迂言。以為戒。疾既革。仰天太息曰。始吾疑伏波裹尸語以為矯。今而後乃知許國者固自有志也。泣然而卒於戲。公生勝國末季。投筆從戎。歷戰陣十餘載。未嘗殺一不辜。而全活無算。古名將陰功何愧焉。洎天下初定。公于傾側擾攘間。用兵如神。恢復邊城。除山嶺。有席捲風馳之勢。勳名烈矣。顧觀時知止。解甲歸田。賊餌爭投。屹然不動。乃至室毀難傷。老死邱園。困窮不悔。非道力堅凝能若是乎。涪之人曰。公少時遇道士。召使學仙。公不可。乃陰語人曰。功名士也。廿九年後當來導。然勿嗜殺人。厥後曷知。乙巳冬。復有道士途招之。公請葬親訖。從之遊。後雖弗果去。而屢續歷二日。體尚柔和可舉。或疑為羽化蟬蛻之異。史載李泌不報人仇。張諲前知來去。各有神仙姿表。公其侶歟。惟限于運會。遂令忠義莫伸。槁形牖下。亦可悲已。亦可悲已。公生于萬曆四十五年八月廿九日。以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卒。歷年七十有七。配吳。封夫人。子二。儒康熙庚午舉人。儒銅梁庠生。乾隆七年。旌表孝子。孫六人。某某。曾孫十人。某某。元孫若干人。某某。葬涪州長里磨陀山莊。子覆祔之。銘曰。

崇文定蜀。閭井不驚。曹彬帥師。善良弗刑。公兼有之。完節與名。桓桓將帥。久乘富貴。功名不終。禍積為祟。公殷鑒之。角巾而退。不嗜殺人。其後則昌。忠孝之門。節義文章。

振振繩繩偉哉侍郎塚象祁連巴山並峙。公偕赤松時一泄止。七十九年泐銘焉矣。

廣州府同知犀文魏公墓誌銘

公諱綱。字帝臣。號犀文。姓魏。先世由陝西榆林衛皇甫川遷正定。始祖從信。明季甲戌武進士。官車鎮總兵。殉難。祀名宦。廢一子用權。用權生麟。由武科官貴州平越。守備。擢遊擊。致仕。遂家于平越。生子四人。次景舒。國學生。配劉氏。即公父也。公生七歲。喪母。十三歲。喪父。父病。剗臂肉以進。居父母喪。皆能盡哀禮。如成人。以孝聞于鄉。公讀書持躬。以明道立德為學。嘗積石牀褥下。藉警酣臥。苦志如此。為文無詭氣。有法度。見賞于其鄉先生王公士俊。旋補博士弟子員。即登賢書。時康熙庚子歲也。一應禮部試。不第。遂講學平遠。求濂洛關閩之旨。後學習兵部。至雍正十年。試用廣東知縣。令增城者三載。令南海者八載。既而署肇慶通判。調石城令。再調新甯令。一署嘉應州牧。再署南海令。乃擢廣州府澳門同知。越五載。乾隆丁丑十二月十二日卒于官。公歷任二十有六年。所至皆有聲。為其民者。皆能戶祝之。公之政。不能備。蓋其在增城也。曾放囚歸視其母。三日如約至。其在南海也。修建學校。教育士子。文風殷。酸然。又嘗治某童被殺獄。求殺人者不可得。夢一人以兩手向公作離合狀。乃偵得。攻革之工。鞠抵之人以為神。石城有虎食婦女子。公為文告城隍之神。得虎碑于市。

而奸民廖氏以五虎稱者前官莫能制公盡誅之新甯嘉應澳門之政各能因地制宜。開釋冤獄故新甯人嘗于元夕結燈為字以頌娛其官。公之德教感人何如也。嗚呼。幼以孝事其親長以道德教其鄉人及其仕也誠信神明加之以敏至則愛之如不能盡去則挽之如不可及立身有本末居官有體用如公者豈非賢大夫也哉吾又聞公性豪宕以俸錢仁九族不少吝客死者皆力返其喪故其歿也無親疏皆哭之慟夫位不稱德者有後以是知公祚之興正未有艾也公子九人孫九人配熊內封宜人公生于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行年五十有八卒大文乾隆丁丑進士官翰林公仲子也葬公于黔銘曰。

孝能事親學足善人而其政復宜于民公苟不信四胡以歸公苟不誠虎胡以繫才足大用于世而官止於斯海南之人恨不得而葬之平越之山何屢屢還神于天藏骨于土隆然覆夏屋者是為東粵循吏魏大夫之墓

贈文林郎孝子吟臺蕭公墓誌銘

公諱御龍字乘六號吟臺姓蕭氏浙江檇李人曾祖侍峯公遷錢塘卜宅西湖遇者指為高士之廬子會嘉公有智畧務施與惠周鄉邑孫二長某字潛起次即公也公天性孝友稟奇慧凡觀書不再讀淹博能文潛起公不善治生家日落食指數十人。

公毅然請歷書任家督。乃負米鬻絲，擇奇羸走各郡。數年復具廬會嘉公故豪傑，累約二十人，醵錢為會。凡濟喪葬者，額四十千。嫁者減十千，娶者減其半。慶祝者再減其半。清波門外，周四十里，恃以緩急，舉火者數百戶。行之若干年，天竺靈隱集慶寺。比邱六十餘房，屢為豪猾侵侮。會嘉公出，強力捍禦，淨土得安。市井頑梗，薰公之德，至今以訟為戒。歿時哭而送葬者數千人。偕配周金田三，合窆于龍門山。公考卒年五十有九，當疾亟日，公廢食寢不離側。每晨犯曉入城，購人復閱五旬以為常，然不可救。乃豫絡左臂作痛楚狀，或問之，以創發對。夜分跪禱祖宗前，割臂肉刃銳斷三筋，昏絕于地，頃蘇，移土傅之。晨雜侵藥以進，考飲之曰：「大佳。」吾疾當有間時，九月之望也。翼日事稍瘳，考病復劇，閱四日呼弟用嘉公屬曰：「吾屢以厚貲營穴，輒不佳。父棺未葬，吾豈瞑爾亦子也？」當力營之，孫或未可恃耳。言訖而逝。公號慟數絕臂，創崩裂，糜爛百日，竟無恙。已而哭曰：「孫何異于子，遂不能葬祖耶？」矢志任之。舅氏周篋坡精青烏術。公時聞雲林暮鐘，戴星疾馳過桃源嶺。甫夜及半，猝遇虎公伏山亭梁上，虎仰視而去。比至周家，遂偕歷崎嶇，且半載，得龍門吉穴，購以數百金。于是先世七棺俱就窀穸云。越歲己酉，達京江杜叟，形家也。偕登楊梅塢，叟指北高峯之西，必有穴，尋往覓得之。即公祖順治初年所購之山。乃以原配俞氏瘞之。初，公事兄如

父撫兄子二人。教養婚娶竭其力。公年四十餘始生子五人。然衣食恆嗇于兩兄。公荷家計三十年。兄卒後。兩兄子謀析產。且盡據其豐美者。公謂長子立選兒意云何。對曰。父讓之以成友愛。兒輩敢競乎。公大悅。乃取荒山數嶂。旁舍數楹。至是全家啜粥矣。公瀟灑沖淡。學有本源。以內重外輕。勿求利達為庭訓。平居以善惡報應警惕。諸子歿之日。端坐而瞑。時乾隆癸亥二月初十日。距生於康熙癸丑十二月十五日。春秋七十又一。戊辰八月。偕繼室鄭氏合葬于原配之墓。杭人呼公為蕭孝子。以公遺命未許請。旌公子立選元選。宸選青選。萬選立選。學有根本。工纂著。兼精名法。家言。乾隆庚辰恩科舉人。壬辰試用江西知縣。歷宰劇邑。聽訟若鶴。然問答如家人。不稍涉矜躁。得情後。雖受撻者。咸叩頭感服去。蓋克承公正學而為循吏者。聯銘曰。中興而家復。知學成可棄也。斷筋而刲肉兮。臂糜弗廢也。戴星而納麓兮。虎耽則避也。讓產而受福兮。同穴斯瘞也。牛眠而龍伏兮。厥後有熾也。惟孝而大其族兮。茲叶當永峙也。

王猛論

張洲

賢智之在人國。君用其言則有功。不用其言則無功。且至滅亡。何者。其成敗得失之數。惟賢者知之。而君心時或昏明之異。則多欲蔽之也。語云。旁觀者都當局者迷。又曰。利令智昏。蓋可見焉。苻堅之於王猛。求之切。任之重。禮遇之隆。信用之專。論者比之昭烈。孔明。故能所至有功。削平諸國。吞併中原。已有天下過半。至猛臨終遺言。謂江南正朔相承。勿以為圖。堅違其言。遂有淝水之敗。而國隨以亡。觀悲猛之語。其曰天不欲吾平一六合。何奪景略之速。夫猛勸堅不可圖晉。而欲平一六合。非圖晉而何。則其不用猛言。幾已見於此時。甚矣。賢智之言。有關國家興亡。非可忽也。抑予更有感者。石勒之有張寗。同堅之有猛賓。之才可方子房。其賢智同。獵勒呼右侯。不名言聽計從。志意投合。其禮遇信用同。猛顧猛之仕秦。人人知之。而賓之仕趙。雖在學士大夫。或且不能舉其姓名。則又何也。夫以賓猛之才。得遇漢高光武。其所表見樹立。當不止此。不幸同事僭偽之主。然猶有顯晦之殊。悲夫。靡為有夏再造第一功臣。乃尚書太史公本紀。俱所不載。僅得左氏傳魏絳旁及之一言。然則古今之士之才。而不遇遇而不能有為。有為而事蹟若存若亡。不得昭著人耳目間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王朴論

天下未嘗無才而論治者動曰世無賢才者誣也。即當衰亂之世居分裂之國值傾危之朝為之上者苟知殫精圖治總攬英雄求賢用才惟恐不及自必將有奇傑俊偉之士仗策而來應時而進以相與贊助謀猷經畫政事其或虛如無人之國則其君之未嘗知所求知所用而固非其時其地無賢者無才者也特其賢者才者伏處而不出耳譬如漁者不施網罟而謾咎於江河之無魚樵者不施斤斧而歎竈下之無薪孰謂可哉觀周世宗之用王朴可知已世宗當五季干戈紛紜之際慨然求得一王朴而用之朴為人明敏多智有謀能斷迄今讀平邊策其論天下大勢決得失成敗之數判攻取難易先後之機瞭若指掌明若觀火雖鄙侯漢中之語高密河北之言武鄉隆中之對何以加於此者惜其君臣早逝未克竟其設施然其效已略可睹焉蓋疆土乎有削平諸國統壹海宇之漸儻天假之年周其可量乎則知天下未嘗無才而論治者動曰世無賢才者誣也且以石勒為趙而有張豺以苻堅為秦而有王猛以姚萇為後秦而有尹續以石敬瑭為晉而有桑維翰或僻處一隅如張重華之在西涼而有謝玄更微末如高季興在荆南亦有梁冀而極盛之世治平之國聲明選公之朝又不待言昔漢文帝博髀而思頤牧馮唐所以知其不能用也夫天

下豈有借材異代者乎。明莊烈帝讓羣臣曰：朕非亡國之君，卿皆亡國之臣。嗚呼！用亡國之臣者誰與？莊烈謹身節用，勤求治理，卒以身殉社稷。為漢唐宋亡國所未有。獨其用人未能辨別賢奸。於其任烏程武陵宜興可見也。何不觀周世宗之用王朴乎？吾故曰天下未嘗無才。而論治者動曰世無賢才者誣也。

屈蠻軒記

物之屈者不自屈。有屈之者，然有屈之者，而其屈也惜矣。草木之枝，或挫抑以屈，水流屈曲，從崖岸之地，勢迴旋。古今人屈者多類此。馮唐屈於白首，李廣屈於數奇，屈於命者也。賈誼之屈也以銳進，劉蕡之屈也以忤時。屈於人者也。此皆有屈之者，乃卒未由得信。陶潛林逋之徒，翛然物外，則自以屈而不求信者也。袁邵公之在洛陽，謝安石之居東山，則又以自屈而自信者也。顧其所以屈者，本無與於精義入神之微，故其所為信者，弗能彌綸天地之大，彰致用之妙。善自屈者，蝸角之居，十笏之室，可以藏萬變而裕古今其屈也。非徒屈其信也，有獨信斯不已卓然有得者哉。南徐劉子漢翔以奇才博學，亟扶風屈矣。自偏署東偏小軒曰屈蠻，蓋取易大傳之文，以寓其意。因集圖書左右，暇日吟咏其中。若是者數年，弗輟。庶知所以自屈者，馬夫其所以屈者，莫可得窺也。吾將觀其所為信者耳矣。

江舟出峽記

蜀萬山區長江行乎其間。率不數里數十里即灘無灘不危。惟峽灘為著。自平羌峽來入巴峽至夔門所在峽多有惟夔巫諸峽特險且長。為蜀路要害云。臘月乙未抵夔舟泊觀魚復浦磧八陣圖聚石為絕水漲即漫水落行列如舊不可亂亦一奇也。迤東至少陵祠憑弔久之登白帝城謁昭烈廟城踞白帝山東連赤岬北近麝香南臨瞿唐對岸白鹽夾江並峙灘瀨堆在其間巨石孤立江心形如獅蹲昂首南向冬時出水餘三百尺。聞夏秋漲漲至且滅頂或高出數十丈可畏哉。灘谿經赤岬白帝間與草堂谿合。行回入江山谿之流土人皆曰灘其間即東屯也。前為峽門有鐵柱二。巴蜀衆水匯流於此。杜詩所謂水合數百源者是也。丙申午發經龍脊灘灘瀨石入瞿唐峽口。峭壁刺天中通一縫壁間鱗鱗然斧鑿痕宛在丹崖翠嶂林巒秀出舟急路轉目難徧繪。過黑石峽。峭窄甚。旁容舟行。則又峽中峽也。誘曰。灘瀨冒頂黑石下井信乎危哉。至門扇峽即瞿唐東口。前有虎鬚灘。皆瞿唐險處。值風雨晚泊。故翁云。瞿唐峽中聖姥泉石上一城。人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惜順流迅疾未及一試。丁酉晚發過大溪口。經泗瀼泗瀼者。澗水橫來兩山對立。一名錯閉峽。抵巫山縣隔昌江。東南即巫山。山形正如巫字。昔人謂巫山象形。今乃見之。良有然矣。

巫山琵琶峰相距不遠。皆以形象得名。琵琶峰隔大江南北。其鄉婦女曉音律。有女子出嫁前夕。鄰里合樂送之。蓋土俗云爾。入巫山峽。十二峰皆在北岸。幽奇絕倫。而神女峰特為娟好。晴雲輕靄。即離映帶。即朝雲峰也。山前馴鷁送客。回翔孤蓬之上。色如常鳥。形僅比鵠鵠小者。入蜀紀云。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綠竹之意。往來峰頂。猿狹齊鳴。達旦漸止。異已。神女之事。宋玉特以託諷。本屬子虛。吳船錄辨之。誠是。乃謂廟中石刻。引墉城記。稱瑤姬西王母之女。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斬橫石。疏波有功。封妙用真人。則益誕妄不經。而石湖信之何耶。過三分泉。泊萬流驛。有萬流溪。發源施州。至北入江驛。因名。為巴楚分界處。戊戌發萬流至巴東。楚塞邑也。江岸秋風亭。為寇萊公遺蹟。經石門關。巖窟間有石門。僅通一人。行過葉灘。峽中名灘。與新灘並稱者。有葉牀葉桃。夏時水覆牀桃。舟行甚難。今石皆可見。故無患。然湍悍猶令人怖。一曰狼尾灘。東天慶觀前即叱灘。抵歸州城中。城外蘚石拳出。無片土寸壤。門臨人鮓甕。巨石鐵黑色。槎枒猙獰。縱橫波中。山谷詩云。命輕人鮓豐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可怖也。香溪口小泊。尋玉虛洞。溪以昭君得名。登舟過石門灘。白狗灘。入白狗峽。一名兵書峽。絕壁小洞。露出數片石。如書帙狀。東即新灘。俗謂青灘者。三峽首險也。舟人不敢遽過。因泊。己亥。盡出舟中所載人貨。登岸陸行。空舟而下。乃施柱。

為巨浪所摧。泊空舲峽口。明日易範柱。迄未乃發。空舲一名馬肝峽。崖有懸石如馬肝。獅子巖。孤舟峰。纖秀妙麗。殊可觀。峽口東瀧灘。湍渦洄洑。交錯其間。操舟避就。稍疏。即不可知。興忠州之折魚相似。過灘夕泊。半丑早發。遇達洞灘。惡灘也。乃灘際多巧石。取供益益離奇可愛。前望即黃牛峽。遇使君虎頭鹿角諸灘。至黃陵廟。傳云神佐禹治水有功。山半有迹。如一人著帽牽牛者。云是其神廟前無義灘。亂石砾碗如劍戟。齒齒險絕。不可嚮過。又有渣波灘。五峯石。長林磯。輪頭石。紅石子。險與無義等。蓋黃陵廟上下十餘灘。總名竹節灘。俗謂腰站河。入西陵峽。觀蛟蟆碚。水品所謂第
四泉者。過扇子峽。即明月峽。泊平善壩。言灘險已盡。其地平善也。壬寅舟發。抵下牢溪口。捨舟涉峻阪。探三游洞。沿溪登舟。泊至喜亭。是日歲除。三峡之名。說者不一。惟以瞿塘巫山歸鄉為三峽者。是蓋自灘瀨堆至虎須口。總名瞿塘峽。即夔州峽。自巫山抵巴東。沿江一百六十里。總名巫峽。所謂巴東三峡巫峽長也。兵書峽。空舲峽。總名歸州峽。即歸鄉峽。而黃牛西陵。明月諸峽。則又歸鄉之餘尾也。明日發鄖為辛卯。歲元。日舟停不行。舟子俱宜昌人。數日乃發。過荊門十二碚。虎牙灘。四望平蕪。煙波浩渺。回首五龍雞龍等山。比峽中高峰。茲培塿耳。正月甲寅。記於荊州之沙市逆旅。

探靈巖記

略陽值亂山中。層巒觸目。顧幽邃奇秀。供游覽者。厥惟靈巖。予以易舟泊其邑。明日
夙興朝食。涉八渡水。循嘉陵江並崖南行。攀藤厯磴而上。巖洞廣敞。可數百坐。枅欄
三株覆崖下。不蒙雨露。高辱丈異哉。前軒三楹。俯瞰滄波。潭者渟泓。灘者湍激。匪一
致也。對岸諸峯。嶮峻敵日。右有泉出石罅。僅豆許。逸松楠間。曰藥水泉。謂飲可已疾。
巖半刻。鄙闡銘碑。鄙闡在縣之白巖。漢李翕建勒銘鑿懸崖濟行人者。銘隸書。相傳
蔡中郎作。未有以知其必然也。後闡廢。路移碑存。至剥蝕不可識。宋李虞卿權興州。
懼久而泯滅。刻石靈巖。用永厥傳。泉東南小洞深。不可知。洞口石柱天然。樸柱二洞。
隔不數武。而絕壁峭削。不可達也。懸棧以度。闢足臨巨壑。行者怖慄。西北隅肖聲令
像。號令永年。李氏名德。性明萬歷舉人。有惠政。縣人不忍忘祀之。勒所自為贊辭於
碣。意若自託於桐鄉。可以知其心存不朽者已。頃日落山幽暮色蒼然。乃還出山。日
尚晡也。依來徑。仍涉八渡歸。八渡者一百八渡河也。經者必一百八渡乃已。故名。農
人語急以簡。第曰八渡。八渡云。庚寅三月二日。

石砫城南石砦記

萬安山東南可三里。一峰特起。高視萬安倍且五之。為石砦山。山下有溪。源遠而波
細。流經其北趾。抵萬安山麓。合南瀆曰東匯溪。循溪口而東可上。盤旋數折。上有池。

深五六尺。澄澈見底。游魚上下。歷歷可睹。池旁埤坎之迹。廢然墓葬間。頽圮僅有存者。巖畔鑿孔巨石為盤旗礎。即石砦故址。頽頂地席詩。三面臨絕壁。俯視千仞。北有徑可登望之數百里之山。攢積重疊。出沒隱顯。皆可指點。蓋石砫近城諸山。高且險。無逾此者。傳為女土司秦良玉屯兵防寇處。故土人曰石砦云。明崇禎庚辰流賊犯蜀。猖獗甚。良玉單騎見撫臣議。欲以著帶盡發溪峒白桺兵。土司調兵。急則以著能食者。卒至也。更急則以吊。掃出境也。撫臣以無鈞謝。良玉泣而出。後復請益守十三營。當事不許。而全蜀以陷。乃據險守固。戒所部毋得從賊犯者族。無赦。賊徧招諸土司。而莫有敢入石砫境者。鄧都忠萬人多依之。卒賴保全。使其計行。賊必不得入蜀。即使入蜀。可戰而郤。蜀必不沿。況何至寇。氣彌熾。荼毒生民。使成群聚。聞諸郡。迄無噍類哉。經其地。擗行遺壘。猶可慨然想見其忠勇。而歎奇謀之不果用也。乾隆癸巳十月二十五日。同遊者二客。皆造極而止。

烈婦鄭氏傳

吳紹曾

烈婦鄭氏。世居嘉興郡治南之雙節巷。年三十歸平湖貢生胡世棠。怡亭為繼室。怡亭本世族。其居家有禮節。烈婦初入門。即能體怡亭意。姑得其歡心。怡亭故有垂烈婦。遇之甚善。踰三年。姑歿。未終喪。怡亭卒無子。具明日。烈婦自縊以殉。時乾隆甲申五月十六日。年三十有三。方怡亭之歿也。烈婦已號慟昏仆者再。猶強起憑膝。衆立怡亭兄子某為嗣。又經紀含斂。甚詳。死之晨。飭教匠事。猶井井也。日將午。語家人。暫登樓。少憩。會嗣子以需祭物。請叩門久之。方聞罄放聲。已而門闕。烈婦旋下樓。哭泣如常。及復登樓。已日晡矣。抵暮。家人請燭於烈婦。叩久不應。扶門以進。見烈婦服輞絰。自懸於臥榻前。急趨救。氣已絕。及檢榻間。有嫁時衣一襲。其領緣及前襟。婦服輞絰。時御此脣。蓋舉居恆所宜。殮者服之也。既又念姑服未除。夫方小瘞。復下而易。哀絰以就死焉。誠哉子遜之言也。夫婦人以身殉夫者。往往悲楚激烈。卒就死所。已足為生人至難之行。而乃縊而復下。而後縊。倉猝間。斷然不苟有如此。要非察理至精。而行之甚安者。必不能也。然則烈婦之所以自處於平時。蓋可知矣。怡亭之所以式教於家。更可知矣。

吳紹曾曰。夫子之傳易也。一則曰妻道再則曰臣道。致身之義均焉矣。前明流寇之難。檢討汪偉妻耿氏與偉同縊。偉就左。耿氏就右。既投繩。耿氏復揮止之曰。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正位而死。其從容就義有如此者。若烈婦之易服再縊。殆庶幾焉。宜乎殉之曰。卒未嘗或介幾微於辭色間也。乃直書所聞以質于遜。所以據吾黨欽仰之意於烈婦又何加焉。

袁貞女傳

貞女秀水人。姓袁氏。康熙庚戌進士吏部文選郎中諱定遠之曾孫女也。父某早喪。偶納某氏女為妾。生二女。一子。貞女居仲。乳名金姐。許字同里萬氏子某。萬世族有寡母者。育孤而長。聘貞女三年矣。年十九。病癆。貞女聞。即以死誓。且語其姊曰。吾必為萬氏鬼。及萬氏子卒。貞女號泣欲往。視舍欲父母不可。貞女一晝夜哭不絕聲。勺水不入口。將投繩死之。父母不得已。命妁詣萬氏。萬氏母堅謝曰。貧不能自存。又奚以字婦。父母又以語告。兒故知其家貧。第往即餓死。兒亦甘心也。遂適萬氏。其所服衣屨。出之篋中。蓋貞女知萬氏子病不能起。已預為之辦者。至則憑尸哭踊如禮。朝夕居喪。次不遷。父母憂貞女即就死。假鄰家一女奴守之。貞女謂女奴曰。我胡然我姑老。又無以為活。我將教女紅以終事我姑。每見姑哭子過哀。必多方慰。

之踰年貞女忽病歿是為乾隆九年某月日年僅二十嗚呼自古在室之女墮死不嫁縣而以身殉之知禮者往往引經為斷謂是賢智者之過而卒獎其扶植人倫為士君子所樂道若予觀貞女所處為尤難也夫一時義勇所激毅然從死而不悔所難者從容之死靡他耳乃或者依託有人以終未亡抑得嗣子以安同穴又或幼讀書識大義有然而貞女不爾也其所出也微既乏母氏之教父亦虧謹無能未聞奉先世遺澤以誠貞女家故赤貧以緣履湖口為萬氏者又絕少強宗足以庇寡立後而貞女獨不為一往激烈之榮直欲仗女紅以終事其姑所處非尤難者耶嗚呼其性使然其不幸踰年以死而未竟其志也吏部為予曾王父給諫公僚友而貞女之從祖母又予婦諸姑也其傳之也詳故當貞女之死心許立傳今忽忽十年矣昨聞其母弟死無後因傷吏部之裔不絕如綫為訪萬氏母已貧老垂死懼貞女之遂即湮沒也書此以備載筆者採擇焉

宋太祖論

程大中

言有甚美而不適於治。踵而效焉而害滋甚者不可不察也。宋太祖幸洛。張齊賢布衣獻策。頗稱旨。既而怒其堅執斤去歸。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吾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為相。嗚呼。此言之甚美而不適於治者也。天之生賢才也。如衡量然。小治亂必有人在其下應之。不相借賜。而人主之用之也。若病者之於醫。饑渴之於飲食。少緩焉而不得。太祖規模初立。其於治。豈不汲汲哉。方病而遣人醫。方饑而餽人食。雖愚者知其必不可也。宋史曰。太祖之心。公天下之心也。或以謂不然。特忿其堅執云爾。夫太祖顧治之君。有從諫弗拂之美。以小怒棄大賢。或不至是。就使真為公天下於太宗之心。其於用人致治之道。則悖甚矣。齊賢不足用。與棄去不顧可也。若以為足用。即自用之。以次相及。他日非太宗之齊賢乎。如曰故抑之以老其才。則齊賢之策。既已稱旨矣。仲華之於漢。景畧之於秦。類以年少立談。贊成大業。用人而必於龍鍾衰老不堪事之後。吾不信也。齊賢亦幸而用耳。萬一不幸。沈淪湮鬱。早死牖下。或放言自廢絕意。不肖復出。又不幸使小人聞其說。中傷之。終身阻絶。公天下之心安在也。故曰。太祖之言甚美而不適於治者也。傳曰。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使夫人之於賢不舉。不先安然而有所藉口。太祖之言為之也。嗚呼。其害

可勝道哉

洞庭濯足圖說

吳子鷹浦圖其小照曰洞庭濯足或疑其所用者小而所取者大為虛擬而失實予以謂此拘於方者不足以知風浦也今夫物之相為用也必其力足以相勝鷗之用屬必於扶搖鯤之用必於蓬萊蓋非得夫寬然有餘者以游其生則鯤與鷗甯終身不撓而其力之大苟不足以勝夫風與水之寬然者亦不能用其餘也其在於人周身之用而百族備焉耳目之所留連性情之所寄託皆不能不寓於物物之待用也或在千里而遙或在咫尺之際一皆清然並列以俟夫人之取給而有餘不足之故不能不視其人器量之大小而聽命焉大者之不復取小亦猶小者之不能用大也是故風之扶搖也凡為鳥者不能至也而鷗用之以為苟可以飛而已海之蓬凡為魚者不能從也而鯤用之以為苟可以徙而已洞庭之大衆人之所駭視而却步也而鷗浦用之以為苟可以濯吾足而已此所謂湖海之士也其胸中之奇容吐出沒於瀟湘雲夢之間者無所往而不寓故隨所寓而適足以用其餘彼亦惡知夫洞庭之為大而濯足之為小哉即又惡知夫洞庭之大之不適為濯足用者而拘於方者甯足以知之與或曰洞庭始波木葉微飄悲秋者以之或謂風浦潔清之士惡夫

涉濁流者之汙吾足也。故於洞庭有取焉。吾觀鳳浦為人和平樂易。於秋宜無庸愁。如其託乎清流。則絕潢斷港。何不可以濯吾足者。而必洞庭之為哉。吾惜夫拘於方者。知其一二。而不足以喻乎大也。故為之說以解之。

藥村詩鈔序

李子藥村。屬予序其近詩。越三年矣。予久負諾責。而藥村之詩。亦復私之。篋行。若與予言。相待者。蓋其自視所為。與視予之言。皆不苟如此。方藥村總角時。與予為文酒之社。登山臨水。刻燭引杯。藥村未嘗不在。興會所到。隨物賦形。愈捷愈工。一時能言之士。少復過之者。及予北走燕趙。西適鄆鄧。負米薪黃間。罷詩不諱者。殆十年。而藥村方屏跡漢江。輶落人事。日與鶴鶯念堂諸君。講明切究。其詩乃益以進於古人。予既歎予之廢棄於是。為可惜。而又幸藥村之久於其中。不少易者。為卒有以至于成也。嗟夫。自古文章之變。不壞於老成。而壞於年少。負意氣務為可喜者。蓋入之也未久。其所得已不深。而復以意氣持之。則學問之途。不能以博其趣。而性情之感。無由以得其平。於是譎異於篇章。據摭於字句。要妙於聲音節奏之間。以求可喜。而其蔽乃有不可勝窮者。紹述之於文。長吉之於詩。昌黎雖亟稱之。而卒不能不詭於正成。於年少故也。向使由是而之焉。淵然充以學問。更幅然理於性情。其所得。豈直如彼

而已哉。藥村惟入於其中者久，故能用古人之長而去其敝，而所得者深。故愈久而愈若不足。而不苟於求一時之知。今所抄古今體詩十二卷，皆從漢上得之。年少可喜之作，亦已不存。而予與藥村各有四方之趣，回想平生，尊酒遇從其樂，蓋不可復得。而予又安能已於言耶。

陸稜飲詩集序

癸未冬，晤陸子稜飲于沈陽，得讀其所為古今體詩。予既喜見故人，而稜飲欲使予名附見于其集中，以志其合志同術之義。屬予編次而為之序。明年，將遂歸錢塘矣。稜飲少負盛名，推本經術，足以有為。及科舉之文，屢不遇於有司。索米四方，東適齊、北走燕，留滯於楚，所過山川都邑風土人物，往往皆見之。詩其為詩也，則往往荒江醉臥，虛市夜起，躑躅乎秋風，彷徨於迴塗，每吟一篇，嘻然若失。嗚呼！此亦困頓無聊之所為作也。而稜飲夫且攤書對酒，掃地焚香，筆墨之娛，交遊之樂，無日無之。而不知其身之在羈旅也。愚知夫遇之窮，然不知其窮，故其氣定。其氣定，故其神和。其置力也常專，而優游以入其中也，常從容而有所得。聲音節奏之善，蓋有莫知所由然者。宜其詩之工也。嗟夫！詩之變也，莫不始於憂傷，而終於怨謔。大抵皆窮於遇者為之。故士之窮者，常多而詩之工者，常少。或工於其辭，而其指未善。其指雖善，而語溢

其分事失其真音流於激者皆詩之變也。君子無取焉。讀後飲詩者可以思其故。已後飲科舉之文清曠絕俗所在有名或一旦遇於世未可知。雖然若後飲者故不在乎遇不遇也。予獨怪論詩者知詩以窮而工。而不知詩以窮而變。知詩之工工於窮。而不知夫窮而不知其窮而詩乃工也。故序次其集而推論之以告夫凡為詩者。

迺逸堂詩稿序

迺逸堂詩四卷。邵子鄭圃客吳中作也。朱君布如得其稿本假予讀之。而鄭圃適至漢上。遂與定交云。鄭圃于書無所不讀。慷慨善談論。喜飲酒。不拘繩尺。平生於文章頃刻立就。初不屑意。而詩獨刻苦為之。朱君嘗與予言。鄭圃為人豪放。而詩謹嚴。潤跡衆人之中。不避塵俗。而詩清遠。與人遇無復款曲。而感舊書懷之作。性情深厚。讀之惻然。蓋不可測。若是。予以謂此鄭圃之詩所以工也。古之作者。莫不善變。善變者。莫不攻其所難入。而去其所可喜。韓子之文。疏通正大。如其為人。而其為詩縱橫排奡。光怪百出。所謂攻其所難入也。子厚屏跡荒裔。感慨無聊。不平之氣盡見於文。而其為詩古穆冲澹。論者比之淵明。所謂去其所可喜也。是故詩之敵也。莫患乎因其性之所近。與用其才之所長。苦其難而無復入。是恣其性而已矣。得其近似而沾沾焉自喜。是任其才而已矣。恣其性任其才。初莫之覺。而詩未嘗不工者。自鮑參軍李

翰林已下。不過數人。不然其弊將至於苟且率易。叫囂張皇。若明季詩人之互相雄長者是也。然則謂鄭圃之詩不可測。固即其詩之所由工也。與鄭圃往來江漢。垂十餘年。與予交甚晚。而持論甚合。故言其作詩之指如此。抑聞之嗣宗之放達而通於易。杜元凱日在行陣而長於春秋。皮翫美之詩。不過如陸魯望而能尊孟子。董子之著玉杯。廣平之賦梅花。皆不復類其為人。而皆不可測。鄭圃方且肆力於古文。變而不失其正。予又惡乎測之哉。

論名上

陳謙

讀范文正近名論已發明名之為益而破拘儒之見矣。然第就在上者言似尚未盡。故書此玉章以補其闕。

古昔盛時。懸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天下之士。莫不竭蹶奔赴乎其間。夫庸衆人之逐於利者。固無與於名已。其自中材以上。知以言利為恥者。一陞之以聲稱。優之以品目。則欣然喜躍。然起有不期然而然者。先王因其勢而利導之。謂名不特非君子之所禁。且亦有志者所緣強勉筋屬以猶乎實之途也。故樂得而寓夫振奮之權。夫無所勸而為善。無所畏而不為惡者。天下甯有幾人。即幾人者。祇不競乎名。亦未嘗以名為累。而患欲避而去之者也。且其所謂名者。果何由而致之哉。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也。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也。即其次亦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與乎此則父母樂之。鄉黨榮之。朝廷寵之。不與乎此。則父母恥之。鄉黨蔑之。朝廷棄之。是則名也者。名其實也。當世之名。即後世之名也。使天下人人而好名。天下將人人而不失其實矣。名何負於人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不稱。則其樂有稱也。甚矣。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恥過情。則其於不過情者。固以為宜。然而受之不疑矣。聖人之所以教人。與明王之所以厲世。夫豈有

論名中

三代以降。政教日衰。迄於戰國。而寡廉鮮恥之徒。接迹於天下。歷漢三百餘年。黨錮諸君子。始競以名節。自屬唐宋明中葉。亦頗類此。雖其間用意過當。不合聖賢中正之道者。十人而五。而矯飾僞託者流。亦世所必不能無也。然而忠孝廉潔之詣。賴以不墮。其益為已多矣。斯豈非名之所以致也哉。顧於此時。獲貶予奪之權。不操之上。而操之下。鄉黨學校之中。日陳斯人之行。而較其短長。有所善則雖寒素貧窶。終其身而儕輩為之推服景仰。俾發聞於遠近而不之掩。其有不善。即以鄉相之責。勢力之雄。未嘗有所震懾委曲。而持清議譴謫。不可回也。自非中人以下。蕩然無復恥心之存者。誰則甘不齒於人羣。故夫名之所在。即利之所在者。君子不以近利而委靡顛廢。以自逃於名之外。名之所在。未必非害之所在者。慷慨好修之士。亦未嘗不強其所難。以避他人之嗤笑。而就其稱譽之榮。然則先王之時。與漢唐宋明風俗之盛時。雖名於朝與野之不同。而所藉以維其實者無不同也。奈何後世儒生。過為高論。動曰名非君子之所尚。嗟乎。名果非君子之所尚也。則夫誅奸訛發潛德。史氏之筆削。亦何必垂法戒於將來哉。

論名下

漢唐宋明之季。安得有好名之人哉。有好名之人。吾以為必能具實者也。夫所謂矯飾偽託於名者。上欲以之市榮利。以肥其身。次亦以悅衆人之耳目。而取重於閭里之間耳。二者無一有焉。則望望然去之矣。夫漢唐宋明之季。其朝之上寵榮顯貴者。無非佞邪無恥。決裂禮教之徒。而鄉閭人士。亦遂習以為風。父勉其子。兄勉其弟。曰識時務者呼。為俊傑而已。於斯時也。一有持清操厲廉隅之士。出乎其間。衆且非笑之。嫉惡之。而俾斯人無所容其身。是即質勝中人。平日感發於讀書稽古。命意較然。一旦涉歷世途。身當况味。亦且退然自沮。思所以貶志改節。而不櫻流俗之忌矣。又過矯飾偽託者。流其揣摩最熟。其營求最巧者哉。然則寥寥自負。知慕乎古。不知慕乎今。欲附聖賢之譽。恥為庸愚之歸者。豈非所謂衆人皆醉我獨醒。衆人皆濁我獨清者乎。雖或其學問未底於純粹。言行未能以相掩。而其拔俗之概。視猥瑣齷齧者。已不啻霄漢之於土壤。能其實者。舍斯人誰望焉。則使孔孟而生於斯。必將引以為徒。而獎勵樂育之。不謂誦法孔孟者。執其迂拘之見。而一以好名斤之也。夫儒先之言曰。甯與聖賢爭理。不與流俗爭名。特是好名而櫻流俗之忌者。則其所好之名。即聖賢之理而已矣。吾願誦法孔子者。之審之慎。無與矯飾偽託者流等類。而齊觀焉。

爾

龍湫山人像贊并序

潛夫李先生自甲申後遷歸龍湫山中。髡其首，被闌藜服。自號龍湫山人。屏足不入城市。感慨抑鬱之氣一寓之詩。高風峻節。英世下猶凜凜焉。當是時。吳郡徐俟齋先生海鹽巢端明先生。并吾邑馬奔仲先生。與先生共四人。數百里中。遙相望也。皆前明舉人。未嘗食朝廷之祿。服朝廷之官。而君臣之義。無所解於其心。至於凍餓且死。而未始稍變。抑亦可以雄夷齊而為百世師也已。余嘗謂治平之時。無所謂隱士也。其謬託為隱士者。非怪迂者流。即清閑自適之子也。惟夫變故忽遭。義既不得。如有官守者之死。而又不可如尋常之民之樂而生。則含酸茹苦。瘁其體膚。以求不敢於心。其斟酌非苟然矣。余觀明末一時逃縉祿。服居士服。未幾造謁王侯卿相之門。則又謬希隱士之名。而實鄙夫小人之無所據者爾。四先生輩。必惡之。訾之而不屑聞之。四先生中。俟齋先生及先生名尤盛。士林雖頑懦。亦各競相欽仰。蓋人心之公。不可泯也。況奉為同里後學。且稍知自効者乎。丁酉春正月。先生之從曾孫某。懸先生像於中堂。謨過之。謹再拜而為之贊曰。

其貌清癯。其意嗟吁。何我生之不辰。值故國之為墟。雖未嘗折翼。而掩蕪亦已。曾名

列乎賢選。其不為仕宦者。所以賴舊君之養士。其不為激烈而自戕者。知堯舜在上。而能容夫巢由之徒。爰屏迹於草野。甘淡餕而寂居。嗚呼。先生之歿於今。蓋一百十有餘年矣。猶使人展其遺像。而為之欷然。自劖夫廉隅。

邈雲三編序

薛著廷

自余居京師七年。慎擇交遊。故新知者特寡。獨于吾秦中獲二友焉。一為李子西京。其一為詩人楊君子安。君為潼關孟東先生曾孫。世以詩業其家。至君而益大。起家進士。再出宰。輒註吏議。今復官湖南。資廉祿以養。又重賦悼亡。膝下僅兩弱女。其遇不可謂不窮也。然其詩愈益工。其在都。與西京共棲僧寺。西京性豪邁。善書喜客。戶外之屢常滿。言偶不合。即怒而大謔。君文弱如不勝衣。終日閉戶焚香。丹鉛不去手。其操性不同如燕越。然而相得甚歡。酬醉之辭亦甚夥。余兩善之。而皆未之能學也。兩君皆不能飲酒。或為余設尊。間出詩文相商榷。談諧至夜分不倦。固有偕住華山之約。余笑而諾之。未幾。西京出宰肥城。君亦將涉湖湘。而余先以大考去官。就浮家於山左。旬月之間。樸被四出。顯晦殊趣。視曩時之談空說。有酒碧燈紅。茫茫如隔幾塵矣。夫以京師人才都會之區。而交道之難如此。一旦時過境遷。邈焉不可復追。况使兩君出求之一郡一邑。而余歸求之一鄉。其可得耶。西京之詩壯健有奇氣。如其為人。君詩工於言情。密於律法。平生宦遊半天下。身所閱歷。學與之進。一切感事情人。榮悴悲愉。皆以發之於詩。邈雲初集梓行已久。近於巾箱出三編。屬為論定。余乃備詳交情之可感。以贈行。即以為序。蓋余與君之投分非徒詩也。宋張忠定公遇華

山希夷先生曰。子神仙中人。然失火家方待君救。可不赴耶。君志篤於遂初。而勢有未可。勉以答楚人之望。余方謀筆耕養親。以待君。他年倘相遇於蓬華仙掌間。當據除語言文字。相與探性命真源也。并寄訊西京。以為然否。

南林張君墓誌銘

嗚呼。葬峯張君之與余。如唐韓宋蘇之同值磨蝎宮也。今則生並世而同里也。學同師也。癸酉鄉試不同榜而同舉。省試廷對皆同丁丑也。余官廣文二年。在翰林七年。而君為邑宰至數。左降學職未上。余以此始。君以此終。皆潦倒終無所就。又固不同也。同方同術。而好會日淺。今年同客膠西。談論者累月。而竟恤恤焉問其疾。視其含欵諾公子之請。而預銘君墳。樂未極而生悲。尤事理之至常而至奇者也。君家武功。去離南五百里。末由相識也。歲庚午。余入闈中。嘗院肄業。主講者孫西峯師。而君以鄉里負笈從論文會議。晨夕觀摩。屢自夏首迄秋之半也。成進士後。君歸班。迨守部需次之時。而余已罷歸。出入相避。動如參商之不相見也。君通於學。而棄於仕。初授西粵之修仁。再補吳興之德清。中間南北奔走。勞苦顛頓者。行數萬里。歷二十餘寒暑。而兩任曾不滿一歲。其坎壈視余尤甚也。失意於上官。不必調而調。不必送部引對而答送入都。皆非人之所為。而不必致憾於臧氏之子也。然君乘貧閑之歲月。

薄宦壯游。西至蜀。南極瘴鄉。往來吳越荆豫。以至燕趙。而終老於齊也。山海足以供其雕鏤。悲愉足以發其精彩。淬礪而盪滌之。又安知非天之玉汝於成。而將以大昌其詩文也。文宗八家。而以左史堅其骨。詩溯三唐。而以騷道疏其氣。蓋已裒然成集。而卓乎可名一家者也。嗚呼。富貴者天之所輕。而獨若斯人以名。然於兼得者。愈思有以撓敗之。如君之抑塞於生前。而彰微於身後。人所不忍。而造物且或為之寬假也。君幼而穎特。長而敦敏。與人無町畦。而善善則長。達於政事。綽綽而鬱不得施。澤未被於民物。為可悼惜也。罷官不歸。久客齊魯間。掌嶧縣膠州書院之教十年。皆以小阮德潤。君為東道主。正身率士。經指授者多膾達以去。而興學擇師。共戴使君。如文翁高朕。信其匪藉公帑。以優給私親也。君之疾也。妻子護之謹其歿也。親賓門第子哭之哀。辦香剪紙。陳牲而酌酒者。經月不絕。尊其教而欽其德。固不徒門牆之髦俊也。君之名曰洲。字菜菴也。又自號曰南林也。卒之歲丁未。為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廿一日。絳甲初周。而不至生之辰者。兩月也。考曰文學金直。妣楊氏。繼母馮氏。覃恩贈封正七品。如君階也。配康氏。系出對山先生。以貴且賢。得附見也。子樹楠。縣學生。孫照著。將奉母扶靈輶以歸。而奠諸佳城也。祖以上世次名行。見於酉峯先生所為贈公墓誌者。不再詳也。嗚呼。余與君生平遭際。十同六七。則文筆雖拙。而銘君者。

誠莫余宜。倘亦君之志也。銘曰。

物之用。當其無。穿官耶。迺文儒。雲錦段。明月珠。執經心。曇史牋。變齊魯。春風動。竹林
款帶草紝。我之來。暴酒娛。作元晏。丹黃勃。事未竟。鶴坐隅。靈之殿。召而趨。神超越。柩
載塗。柳翼導。絰杖扶。武功天。杜粉榆。聽楚些。盍歸乎。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二十九

彭光斗字責園號退庵江蘇溧陽人乾隆己卯舉人官知縣有雲溪草堂文鈔

六國論上

六國論下

芮處士傳

段烈婦傳

錢青選字稚崖號潤石江蘇陽湖人流寓雲南

方孝子傳

烈婦楊氏傳

黃紹統字燕勳號翼堂廣東香山人乾隆己卯舉人官瓊州府敎諭有仰山堂集

古羅棠愛編序

明經李樸庵墓誌銘

張遠覽字偉瞻河南西華人乾隆己卯舉人官陝西富平縣知縣

理君安和傳

七

五

三

一

劉秀才傳

九

為山先生傳

十

張可庭先生傳

十一

劉公祠墓碑

十二

李彥平墓誌銘

十三

胡望溪墓誌銘

十四

胡賡善字堂穀號心泉安徵歙縣人乾隆己卯舉人有新城伯子支集

江孝貞女頌

并序代金司勳

十五

書胡孝子事

十六

方君晞原權厝誌

十七

張望字仲孺號聞楨江西武甯人有閑楨先生集

原命

十八

茂才

十九

鄉治

二十

知人難

二十一

堅垂問

二十

送魏梅山歸龍津序

二十一

盧大夫傳

二十二

追葬鷺渚阡

二十三

吳高增號敬齋浙江秀水人著有敬齋集

二十四

遊柯山記

二十五

曹文植字近菴號竹庄安徽歙縣人乾隆庚辰進士官至戶部尚書諡文敏有石鼓研齋文鈔

二十六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非園自記

二十七

遊黃山記

二十八

國朝文匯乙集卷二十九

六國論上

彭光斗

昔人咸咎六國以割地賂秦而亡夫豈然哉余謂六國之亡自亡也非亡於賂秦也土地者諸侯之大寶也賂人者人主之大辱也無故而太寶曰太辱自速覆亡之實禍六國雖過不至此然則其賂秦何耶曰彼將以救亡云爾里人有擁萬金之產者昏夜巨盜踵門燔其廬將繫主人而戕之環顧僮僕鄰里胥惶駭辟易莫敢動即救且不免不得已分與金帛為好言以款其去亦情勢之常宜無足怪吾又嘗歷考戰國史記諸書見夫諸侯之地之入於秦秦以兵力取之者十八九諸侯自以其地獻者十二三而惟魏居半焉蓋魏地近秦秦不得魏則上郡關中之險與魏共不能扼吭以制山東以故魏被兵於秦迄戰國無甯歲一大敗於衛鞅而河西虧再大敗於白起而安邑虧三大敗於穰侯而南陽又虧蘇代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止此言特為魏危之然魏固無如何耳他若韓與趙一再賂秦楚屢構秦禍亦僅再割地予秦齊事秦最謹未聞割地燕獻督亢圖在垂亡之日並非魏比然則六國未嘗概以賂秦為事也而論者猥執辨士一偏之詭譏其不戰而亡過矣且即以賂秦論亦未可遂指為亡國之計也昔文王獻洛西於紂而周以興勾踐掃境內事

吳而越終霸。韓魏之先不拒智伯請地，卒滅智氏而分其國。老子云：「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獨不聞曩者秦亦嘗賂六國乎？孟嘗之師一叩函谷，遽從樓緩議割河東三大縣以講於諸侯。當此時也，秦方惴惴焉慮六國之亡已也。究之，秦不亡且能亡六國，則是割地不足以病秦。夫割地不足病秦，而獨以病六國，亦多見其好以威敗論人而已。然則六國何以亡也？曰：六國徒知賂秦可以殺亡，而不思自固其本。其君臣上下，惟晏然以偷安，縱欲為事，而又興兵構怨，互相撲伐，猶抱已死之症，加急剝焉。是之謂自亡也。已自亡者，安往不得其亡？而豈繫秦之賂與不賂哉？

六國論下

療病者方也。為方者醫也。昔者贏秦恃其强大，為六國害。諸侯王於是會於洹水之上，共議擯秦，約秦伐一國，則諸國出師救之。當是時，王侯將相咸拱手奉約，唯謹。秦亦不敢遽出兵窺山東。天下稍安，是合從者固六國救亡之良方也。而其合之不久，則以蘇秦為之醫。天下有良醫焉，其視人病，先審其致病之由，為表為裏，以藥投之，不再薦而其人霍然無復患者。夫六國之易散難合，何為乎？病不在外証而在內，清構日積，則釁日開。釁日開，則樹敵多而勢益孤。秦伺其孤，而多敵，則媒彼間此，使怒

己者轉而親己異己。以陽歸六國而陰制其命。此內潰之禍也。為蘇秦計。力能大合諸侯。宜正告以先王睦鄰之誼。次動以吉凶同患之情。毋貪忮以啟爭務。敦信以全好。使六國坦然如骨肉之不相忌。則不斬擣秦而秦自擣。何必身主敦築。騰書函谷。以虛聲相恐喝哉。計不出此。觀其所與羣侯言者。仍無過休以害而啖以利。譬諸人方病狂反飲以發風動氣之藥。其狂將益甚矣。故合僅一年。而秦遂誘齊。魏伐趙。且夫發合從之議者誰乎。吾能發之必能收之。當趙受伐時。秦固儼然在趙也。誠如燭之武之救鄭。挺身往說齊王曰。趙兄弟之國不可伐。背盟者不祥。臣恐天下義兵。羣指於齊矣。且王母以魏解也。魏弱邊秦。其畏秦而唯所驅使。曷怪齊固與秦兩大諸侯。王無不延頸跂踵。樂奉大王之高誼者。一旦冒不避之名。效弱魏之醜。臣竊為王羞之。且趙亡是齊自撤其蔽。不亡而地亦半折於秦。與魏王特以空名市實禦甚非算也。大王幸聽臣。按甲不進。魏必不敢獨助秦。因與趙合而擊秦。天下聞之。咸多齊知能。如是而秦亦庶幾轉敗為功者矣。胡乃詭辭脫禍來往燕齊。卒未聞為趙盡一策。史稱秦智過人。吾不信也。昔魯仲連客趙。秦圍邯鄲急。趙議帝秦。仲連聞之。往折辛垣衍。却秦軍五十里。彼一布衣而排難解紛。義動王侯。若是。曾謂躬佩相印。為從

約長者。說力反出連下哉。嗚呼。合從非盛世事也。而六國賴以救亡君子猶取焉。不幸所任者秦。始既謀之不臧。繼且委之而去。從散約解。終戰國不能復合。以迄於亡。謗云死病無良醫。信夫。

芮處士傳

邑故處士芮城。字蘆舟。農家子也。幼隨父過村塾。聞羣兒讀書。繞一編。各為覆誦。如流。乃令就學。補縣弟子員。旋食餉。是時明社將亡。流寇証海內。惟江左半壁。晏然。知名士方盛修壇坫。互相標榜。而城獨與同邑陳名夏。趙理之。吳頴。彭旭。史燧。馬世傑。世俊等合社講學。以忠孝大節相切劘。稱灑上十三子。會甲申之變。城日偕諸子哭臨縣庭。嗣聞京城破後。朝臣或遁或降。而名夏官給事中。亦汚偽命。則益悲咤忿懣。恨不獲以布衣殉國難。而又惜同學之守節不堅。為棄梓玷也。爰賦滄浪吟數十篇。且歌且泣。傍徨澤畔。聞者擬諸謝舉羽西臺之作。云福藩稱制。捕諸從逆者。名夏逃歸里。詣城城面壁臥曰。君亡不死。安用子見。翰名夏。踰且哭曰。嘗再縊。不幸為救者誤。城厲聲曰。胡不三。亟麾令去曰。吾不忍鳴汝罪也。城自是遂與諸子稍稍異尚。獨行其志。及我朝受命龍興。諸人多以文章勸業。奮跡自庸。而城已謝。諸生服矣。既名夏。枋中樞屢專使。以大魁招城出。不應。隱居荒野。幅巾裹髮。終身弗變。初名夏之

歸自北也。彭旭率同學攻訐之。遇後修齋將中旭以法既成獄適奉敕來江南城乃乘肩輿往而扁其外。名夏喜遼出迎叩何言。城隔帷語曰：「從公乞彭旭耳。」名夏立應諾。釋迦訖不一見而返。城高才於書牘不讀。嘗有賈挾二十一史。截僻句挑之。城應聲指卷頁無一錯。賈不取直而去。一異僧自遠方來。博辨罕對。比推七十三甲子。湖麻元僧大歎服。乃下拜。或曰：僧故崇積朝名進士。隱於浮屠者也。城之學博而能醇。經史疑義考證尤精。其載匏瓜錄。他著述尚廣。多散佚。半為人更名刊布。其沒也。前一日。階前紅牡丹花盡白。

論曰：余童年謁里中鄉賢祠。見芮先生名。裒然首列。心竊異之。長而讀其文。訪其生平。軼事乃知先生固以處士終者也。夫先生之志節矯矯若此。設早通顯於世。成仁取義。當媲倪馬諸公。並光國史。甯僅以處士俎豆一鄉哉。然吾意陳公有知之。轉悔不為處士也。

段烈婦傳

余來京師。聞中州有段烈婦云。烈婦盧氏。少歸段。籍隸河南延津縣禮鄉村。家貧。夫傭食他往。久不返。氏獨撫子女。紡績為生。所居泥棚二堵。堵以外皆隙地也。同里有無賴者。瞞氏子處。數數往挑。不應。遂於昏夜穴牆入。氏驚起叱之。急手掩氏口曰。非

偷也。勿叱氏怒噉其指。無賴者負痛。將而益之壁隅。氏氣結。徐吐指云。姑釋我。及起。則抵捍益力。無賴者知不可奪。憤甚。攬繩束其喉。三匝之。復取絡柱鍼。連刺氏腹。乃死。迴顧小兒女。踞炕嗚嗚。慮其嗥也。並斃之。牀未幾事露。具獄奏聞。敕建坊旌。而磔無賴者於市。時乾隆十八年季秋朔也。氏死在是年春。里民走報縣尹。尹驗知非盜。顧莫得殺氏者主名。為默禱於神。會月食夜。與同官禮護畢。隱几微睡。突見一馬人立而語。矢貫其胸。覺異焉。適奉文派夫濬河。乃往取村戶版籍。按名數之。至第七人。曰許忠。尹心動。得非若耶。蓋許為午言。午言為馬語。矢貫胸則忠字也。諦見許兩手伏地。其一跨曲袖中。令出視。有片絮裏指。噬痕宛然。裸其體觀之。則自項及脣。脊股掌間。爪迹參錯。莫可數計。一訊吐實。始悉氏死時反覆抗拒狀。而獄定矣。傳其事者。淇令江右周君壎也。周又為樂府四卷行於世。號中州慙烈。

論曰。伊古婦女守貞。不為彊暴汙者。首稱召南行露野廣兩詩。然余觀其時江漢化行。人知重羞恥。即間有雀鼠輩。得殺然後援禮義以絕之。以是歎古之為貞女者。猶易也。輓近風氣日渝。民之縱欲。狂狠彌甚。悲哉烈婦。以一孱女子。與兇徒相格於風雨晦冥之時。而乃鄰犬不聞。死鹿被乘。百端抗拒。至力竭氣殫。甯受屠毒。不辱以終。可不謂難焉。按延邑近淇濱。故所稱桑閭地也。烈婦處茲土。節操獨凜凜如是。則豈非

漸靡於聖世之德化者深。故堪輿南國貞姬媲美哉。被諸管絃以當房中雅奏。宜已。

方孝子傳

錢青選

方孝子者姓董氏名盛祖雲南黑鹽井細民也以其幼寄方姓呼之曰方孝子云盛祖樸誠不知書早失父事母純孝凡起居寒燠飲食奉必躬親之無少懈母亦甚安之非盛祖不適也盛祖業負販無兄弟一妹嫁里中常往來省視出則呼其妹以母屬之妹亦能先意承志如盛祖如是者以為常蓋數十年如一日焉盛祖嘗農出貿行數里有蛇當其前驚而却頃之蛇乃去復前行里許則蛇又在焉盛祖憮然曰是必吾母病喚我矣急歸則母果病臥方喚盛祖也自是遂不復出及母卒哀毀逾常人一日晨哭傾絕鄰里驚救之始嗚咽而甦衆咸感歎比葬手累土石雨初盛祖有妻而早亡遂不娶或勸之盛祖慨然曰娶婦以事親也顧賢者實難脫其不賢將戾吾母吾能安乎且吾常見吾里中之婦矣操箕帚執炊爨作苦克家者猶往往難之求其與子一心順旨承顏疾痛疴瘻相關者卒未之聞也今吾居則事事親奉吾親出則有妹以代吾役使吾母得安其天年乃吾事畢矣又奚以婦為終不復娶未幾亦病卒竟無子包學海云

贊曰孝子可謂終其身孺慕者矣雖無矯矯驚俗之行可不謂賢歟或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孝子以不再娶而卒無子母乃戾于古訓歟是又不然孝子固愚不知書

者也。亦行其心之所安已耳。顧安知不娶無子之為非耶。乃其妹者。又能以其兄事母之心為心。而事其事。亦加于凡為女者一等矣。

烈婦楊氏傳

烈婦楊氏者。滇之黑鹽井人。楊顥科女孫也。生三歲。父母亡。祖父母撫而長之。年十六。字井民。何自榮。自榮貧無立業。父子惟力作自給。氏亦辛勤左右之。居三年。無怨色。既而自榮以病癱。目漸盲且廢。至不復能人。氏亦安之。無少異也。鄰里以氏之賢而勤於力也。相與嘉歎。或稍資給之。蓋有借于氏之傭作。而氏亦獲資以濟其艱。如是者數年。氏年二十有四矣。自榮憫氏窮。商嫁之。氏不應。既成約。氏微聞之。奔告其祖。謂之曰。夫在而嫁。非訓也。然汝尚少。無子如今。即自存。將何所終託乎。予老矣。恐不能憇汝自主之。因聚泣。氏遂含涕歸。初。氏之告其祖也。蓋猶冀其事之未必然。或既然而尚可回也。及聞祖言。知莫與為力。志乃定。至期媒來促婚。氏方磨腐畢。返自鄰。望見輿從。且至。乃大呼哭曰。兒有夫也。雖殘廢。願卒守之。奈何以兒再嫁也。急出戶。躍身投于河。救者攬其裾。氏頓絕。赴激湍。值水方漲。瞬息隨流去以死。時乾隆四十有八年癸卯七月初二日也。殯尸於井北境之葫蘆潭。顏色不少變。

子云所惡有甚于死者。氏庶幾似之。可以風矣。雖格于例。不得旌矩。終湮沒哉。抑又聞氏之死也。去盧二姑事方一甲子。其死之地與日月。則又皆同也。豈偶然哉。余既憇其過。嘉其志。又感其異。是以流連興歎。為書而傳之。而不能自己也。

古羅棠愛編序

黃紹統

石邑為古羅州地。棠愛編者，邑人沐邑侯喻公之澤，誦公之詩，如對甘棠也。邑人愛公久，誦公詩而樂和之，以誌愛戴之私。故曰古羅棠愛也。公之詩何為而作也？歲丁酉，邑大旱，民大饑。以偏災故，格於例，不獲。上聞，公惻然為斯民憂。日夜籌救荒之策。自昨之冬至今之夏，寢食不遑，賑糶施借，事事躬親。城鄉遠邇，區畫井井。凡卹荒善政，靡不舉。四境帖然。至是民困稍甦。公益憫形瘵，哀仳離，引咎自責，作詩見志。復念諸勸事者，數月之勞，惠詩以謝之。嗚呼！公之心盡矣。公之澤厚矣。公之詩於是傳矣。邑人誦公之詩，缺名其詩而不得。比之甘棠，忘也。昔召伯有棠而無詩，有棠則詩不作可也。蔽芾之章，國人自詠之也。公無棠而有詩，有詩則以詩為棠可也。邑人和之一。蔽芾之意也。或曰：公之棠無乎？不在也。公蒞石未三載，政簡刑清，廢墜具舉，新費厚而堂廡奕然。葺文昌廟而學舍秩然，培龍嶺土，種台山木，復文昌橋。山川之色益然。凡吾儕觀瞻所及，登臨所至，無地非公棠也。何獨詩？余曰：公之棠無地不在也。以詩為棠，吾知公之棠無時而不有也。公為邑千萬戶而作詩，邑又為千百世而傳公詩，以千百世內千萬戶之人皆獲見是詩。父老子弟，務農力穡，三年九年，蓋藏充積，雖有木饑水毀，不為災。熙熙然日歌舞於閭井桑麻之間，而棠之庇遠矣。邑

人題余言。因并請余與羣公所和之什。彙集成編付之梓人。而以余言弁其簡端。

明經李樸庵墓誌銘

君姓李氏。特秀名也。論升字也。樸庵具別號也。孝莊門人所私謚也。邑增生諱王會者考也。邑增生諱進之者。王考也。處士諱攀雲者。大王考也。儒學訓導。君所候選者也。孺人黃氏。其配也。邑學生曰安者。其嗣也。曰陳繹珍鍾崑章。諸生葉善。黃友瑄。君之四子。壻也。壽六十有六。康熙癸巳六月廿七。乾隆戊戌五月廿七。君生卒之年月若日也。君幼而穎敏。早通詩書。易三經。少從其伯考愚山先生學舉子業。嘗期以國器。在諸生中數十年。文詞修潔。學識醇深。輒為學使者所知。拔置高等。然訖困於場屋。晚而以明經應補師儒之官。非其志也。雅負至性。少孤。限無以養。厥母孝謹。嘗侍疾。寢食不違左右。中希廁渝。親自滌滌。與其仲同居數十年。分甘潤寡。友愛怡然。生平廉介自持。不營求非分。終身粗衣糲食。晏如也。舍旁嘗構一室。竹窗素壁。階前雜蒔花木。授徒其中。時展卷風簷花徑下。翛然自得。非慶吊親串外。足不踰鄉閭。間與族鄰款接。溫恭謙謹。羣飲其和。若鄉曲以事就高。手指口畫。裁決悉當。不為世俗和光之行。尤喜周人之急。聞有陳某者。鬻其女於遠客。券成歸金矣。臨歧父女哭別甚傷。君廉知之。願捐金代贖。客轉以敗約讓君。君曰。市人子女。非販他物。比賭斯

景況堅要前約心能忍。客悟領金還女而去。其隱德多類此。聞君好談理學。嘗謂吾輩當以真知實踐為事。不以詞章見長。今棕厥所為。庶幾知道者。余司訓此土十餘年。僅一面晤。蓋然有道之容。噫亦可風已。為之銘曰。

開塘之麓林木鬱然發祥有自。湖殿宗公百世松楸不改。宜為君子之幽宮。

氣平居凝塵漏榻。琴書頭倒狼籍。鼠噴鼠其中。檢書時若恐驚之。有邀之過。未嘗
辭。置酒則醉。遇可與言者。輒醒頭經月不梳。衣無美惡。敝不補。垢膩常滿。行市中反
手入椎撮虱擲於地。蠕蠕然。然為人白皙。眉目如畫。人未嘗見其讀書。叩之淹貫淵
博。莫能測也。初先生既被放。遠近皆慕其行。多遣子弟從之。所得束脩甘旨。潛託三
弟獻其父。時或不得通。則循牆走泣。且望見之者。莫不泣下。其枕旁為淚所漬。久而
盈尺。皆船八年就吏部選。京師地震。死者甚衆。先生遂不免。今禮部侍郎鄒公一桂
奔哭致贈甚厚。歸其喪於西華。其父乃痛而復甦。曰。嗚呼。奈何吾有孝子而早不悟
也。所著詩雜文多亡。今存者不十篇。子佳悅。

後學張遠覽曰。余生不及見可庭先生。然時酌酒於先生之墓。又獲拜先生之夫人
於堂。不自知涕泣之何從也。余猶記三四歲時。一日夜將半。叩門聲急。既而先君子
哭甚哀。家人皆哭。則先生之卒也。於是知先生與先君子。蓋兄弟交云。後時時從士
大夫長者間。先生軼轍而遺丈形落縕。述無由。夫以先生之行。而所遭之酷。至於如
此。何怪夫人之致疑於天也。然先生歿且三十年。而風流宛在。泯滅者。蓋不知凡幾
矣。悲夫。

劉公祠墓碑

公諱伯驥。字遇伯。河間貢生。爲人明慈好禮。而有氣以崇禎十一年。爲西華縣知縣。是時河南盜方熾。民窮且餓。而劫奪無甯日。公內推德惠。以撫難民。外嚴守備。以禦悍寇。夜親持刃斗坐城樓上。督守陴者至忘食。左右奉之曰。民困且死。吾食不下也。縣人皆感奮以死自誓。賊屢攻不利。輒引去。不敢窺西華。十四年正月。河南府陷。李自成殺其帥。自立爲闖王。并其衆。以劫汗以東。九月。屠項城。商水。越西華。屠扶溝。十二月。陷洧川。許州。長葛。鄢陵。皆逼近西華。乃去攻開封。公聞。即遣夫人公子奉太夫。人歸河間。縣人皆泣曰。公不歸矣。明年正月。襄城陷。知縣曹思正死之。遂攻西華。公帶雙鞬。握大刀。登陴固守。有勸降者。立斬以殉。賊望見怒。驅其下。爲十覆迭攻之。數日援不至。城遂陷。公乃釋胄易朝服。內印綬於懷。北向望闕拜。並遙拜太夫人。自投井中死。縣人葬于東門之外。公子福清來迎喪。縣人號哭不許。至我朝康熙初。去公死時三十年。而福清爲鹿邑知縣。有賢聲。西華人曰。我公之子也。相率而省者。不絕於道。祠成于康熙八年。舊有碑。公之始末未詳也。余故考述其事。揭諸道廟碑後。人屬耳目焉。時乾隆二十年十一月長至日。司具工者縣尉李君大成。君亦河間人。銘曰。

天以劉公。賜我敝邑。不先不後。值事方盛。乃衣乃粥。乃浚乃築。既惠既嚴。斯歌斯祝。

狼嗥鴟嘯其來飄忽。外援不至。內計何屬。北風肅肅。設葦冥冥。流者人血。哭者鬼聲。公髮上冲。公氣上騰。才迅如電。矢疾如蠅。擊鼓其鐘。百雉已傾。脫我戎服。衣我朝衣。冽彼寒泉。臣之所歸。皇天后土。二祖列宗。寄臣此城。臣敢每生。臣力已竭。皇照臣誠。狂賊未殲。臣目不瞑。縣人輿戶。其哀轟轟。公子來迎。萬人是爭。公仁我人。我親公墳。奔走如靈。作廟以禋。生為國士。死作國殤。青松白楊。忠魄是繙。樵採是禁。俎豆是將。神風靈雨。芳馥滿堂。其降洋洋。袞衣繡裳。豈伊異人。前令此邦。

李彥平墓誌銘

嗚呼。彥平竟天。彥平姓李氏。諱原。余字之曰彥平。太學生恩齡之子也。生三年而母程夫人歿。其繼母張夫人。余之從妹也。既於彥平慈。而彥平遂以孝聞。年十八。遭父喪。時方以危疾。昏不知人。後病稍蘇。杖而起。哀慟幾於死者數。喪繼母毀又甚。於是遂多病。顧好讀書而勤於善。弟篤處。張出也。彥平友愛無不至。篤於朋友。久而益新。先是彥平從金簡秘周恆山丁敏吉三君學。三君皆稱之。又學於余之門人王耕菴。耕菴嘗謂余曰。原也姿厚而心沈。是不易得。夫子幸有以教之。則其成也可必。今年春。耕菴之京。彥平遂委其家事於篤處。而來從余。其意拳拳。惟恐不得當。蓋其所欲得於余者甚奢。而余顧愧其無所裨於彥平也。乃一病百餘日。遂至於歿。時為乾隆。

四十四年十月五日。辛卯。得年三十有一。娶白氏。贈文林郎賜功。女子二。締緝。即於其年十一月四日甲申。葬於其父墓之左。篤慶服哀來謁曰。吾兄之歿。同學二三子哭無不失聲。相與謀曰。是惟請夫子銘其墓。彥平雖死不死。嗚嗚。何忍不銘。昔者彥平請銘其父墓。猶如昨日。而遽以銘彥平。安得不有餘悲。銘曰。

死已數既不死。宜可淑。秋風暴促春。廻我為銘。聊當哭。

胡望溪墓誌銘

嗚嗟。望溪歿而葬。其孤來稽願。請銘其墓。曰。亡父臨殮。囁請銘于夫子。且曰。昔者葬吾祖夫子。為銘今我門弟子也。汝並不必為狀。知弟莫如師。夫子必許我。嗚嗟。望溪姓胡。諱景灝。望溪字也。祖崇修所稱偉齋先生。即余銘其墓者。子光熙。無子。以從子光勸之。子景灝為之後。即望溪也。望溪為人。小心謹畏。少無子弟之過。長慕敦篤之行。自期甚晉。而力恒退然。若不勝。顧篤于學。而尤好余之所為文。余所為文。輒散去。不自收拾。而望溪每遇一篇。輒錄而棄之。其接羅校讎。不遺餘力。余文之足存與否。不必論。而實賴望溪而存。嗚呼。余之所望于望溪者。安在。而望溪懇懃于余者。即是可感也。望溪生於乾隆三年十月丙戌。卒於嘉慶元年九月戊申。得年五十有九。以縣學生終。娶張氏。子二。應殿娶于凌應恭。娶于王。女子歸王九寃。明年四月丙子。

葬望溪于其祖墓之左。嗚呼。余昔者銘其祖墓。今銘望溪。銘人墓三世矣。以此思余之于世也。不其亦久矣乎。乃為銘曰。

嗚呼。望溪是為墓之銘。墓中人兮如生。我銘斯微。

江孝貞女頌并序 代金司勳

胡廣善

昔松江汪文學洪度作女史徵鄉閨貞淑志錄畧備其以女子未嫁而守死成貞義都邑有三人焉曰吳淑姬曰蔣女曰程女淑姬吾鎮人少字淳淳黃夢柏仲子是是遊學客死淑姬往弔其歸喪服斬如禮哭盡哀既事入內寢一夕自經死蔣翁村人其所字者為槐塘程繼濂繼濂從其父賈長沙積二十餘年斷絕音問父母數欲改字之蔣固不可。慟伊成病死程繼濂之族也。而字蔣氏蔣氏家竭田死問至程赴喪弔哭歸輒自經用母救不得死獨居鍵樓戶絰紹自食幾三十年乃死金子曰以余徵之孝貞江氏女猶信江氏女者邑人其父嘉桂故與楊某姻連楊有子嗣立而慈嘉桂喜字之已而嗣立死赴告及嘉桂嘉桂夙奇女志趣猶豫未忍發然卒莫能秘也女聞則大慟欲死之嘉桂泣曰若無然雖然何婢于嗣立嗣立之父母在也不可往若家終婦事乎女乃泣而往見祖姑則祖姑老矣見其姑則姑病且不知人臨嗣立之喪則塊然不然一慟幾絕曰已矣滋欲死之甚楊父泣曰若無然雖然何婢于嗣立嗣立之兄弟在也不可莫立孤終若義乎女乃泣而止比死嗣立之兄弟各以其子為之子蓋女自之楊氏十有九年所以事姑者一以艱貞濟其孝其姑始猶暴遇之久而習安之又久而惄然覺悟悽然悲泣曰若吾婦耶婦如是吾不復苦思亡

子矣。是故嗣立之兄弟，各以其子為之子者，義感致然也。金子曰：孝貞事與吳程二女，頗相類。雖死生之際，遭值各殊，然皆能以義自完。其歸一也。江之父母，則賢于蔣氏遠矣。乃列序而頌之，無令史徵專美于前。載頌曰：

吳蔣慷慨，程女從容。之死靡懼，志義則同。維江之媛，前烈比蹤。既貞既孝，聲悅斯宗。唯贊，恪乃古之英。閨門夷叔巾幘，臼嬰用寡。存孤伯道，復生於世。萬萬不隔，清聲。

書胡孝子事

孝子與余為同姓，名如楷。孔堂其字。嚴考例監君肖巖先生，諱對揚，娶于卑，而生孝子。例監君之考曰正履，康熙庚子科舉人。卒官山西高平知縣。文辭瓊瑩，傾動東南。與邑中葉孝廉嘉桂齊名。學者所稱坦又先生是也。例監君續承家學，思益迪前光，而性故豪蕩不羈，自為郡文學。屢赴江甯鄉舉而屢躡，則北走京師。以鄉學生援例入國子監，就順天試，復不售。既散展科名，委蛇家室。又頗聞岷峨之勝，遊興勃生，即次西行。展轉入蜀，雖一紙家書，夷然不屑也。孝子方齟齒，固已知其父在客，請往尋求，而未得命于其母。于是歲在鴻臚，例監君之出也。凡十有二載，而孝子之生，亦十有七齡矣。乃心思父逾亟，夙莫治行，不可復已。母亦撤簪珥為資，是用辭家西邇，遡流漢荆。微聞其父之在蜀也，則託故友還書以白其母，而入蜀。赴重慶，詣成都，跋雅

州出箭舖。達龍安。跨棧道。徑忠州。度保甯。走劍州。越劙門。往還幾萬有餘里。皆不遷。孝子方倉皇無措。而遙望道旁柏林中似有紺宇者。然溽暑行疲。姑往一憩云。至則真武宮也。守宮老僧雲參者。見孝子乍問曰。客非江南人乎。曰然。曰非胡姓乎。孝子方愕曰。然。師烏從知之。雲參復曰。然。則客非肖巖居士郎君乎。孝子大驚泣下。曰然。今吾父安在。曰在。請孝子入。孝子隨雲參入。雲參故延孝子環視其室外內。指材木曰。此居士自備終制也。指土塼曰。此居士自為生墳也。墳上碑石。則保甯張太守所為居士題志者也。居士不復歸矣。郎君遠從良苦。如之何。如之何。孝子泣曰。楷求見父。惟師導而導之。他非所知也。雲參乃徐曰。居士入幕中江縣廳。去此六百里。相見且夕耳。幸勿苦。請止宿而後行。翼日。孝子辭雲參。行抵中江。例監君故無歸志。而又重難其子之遠遠也。方攜持慰諭間。孝子更出紙書十數。次第以進。皆例監君親舊所貽者。于中張文學修能書。懇勸尤摯。例監君視之蹙然。孝子且長跪其側。泣涕求歸。而中江嘉侯感孝子之誠。復為之憇思不已。例監君乃稍稍心動。孝子遂奉以南歸云。當孝子之次重慶也。資用絕矣。進退維谷。適閬人賴君德安。行賈蜀中。與同逆旅憐其孝。贈之白金十兩。孝子藉以供扉屨。往復偏兩蜀。竟得父柩。比發。自中江嘉侯率諸幕僚載之江游。瀕登舟。例監君失足溺于江。川流駛激。孝子憇恐不救。赴

水從之。適舟舵牽挽例監君衣得不溺而孝子湛浮湍流從舵旁得父。扶抱大呼而中江亦趣使役從往拯竟出其父子于水以歸無恙皆以為孝感所致也。既歸越八載例監君乃以天年終而其母畢今尚健在。賡善曰：先子昔受經于高平與例監君兄弟為厚。暨孝子就傳則與余後先同出魯齋鄭先生之門族好世敦高平再世用文學蜚聲而孝子以篤行著既雕既琢復歸于樸。元宗續古孝子其跡之矣。

方君晞原權厝誌

吾友方君晞原以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廿有七日辛亥疾卒于漢皋邸舍。越十月四日丙辰輿櫬東還。權厝于縣北陽峯里之原。其孤起泰等泣而請誌于余。嗚呼。吾忍誌吾晞原也。夫自余之交于晞原四十年所矣。曩者吾師朴山方先生來自淳安。主紫陽書院講席。余等執經門下。與晞原俱于是乎始相識。先生旋返。彼此分攜。間一過從。然歲時率不數數。洎甲申乙酉之間。余在豐南。而晞原與侄子稚川。吳子惠川。及其弟箕浦。下帷于辛橋。乃獲晨夕焉。其後余館西干長慶寺。授徒之暇。晞原輒邀至其窩。不則旬日過余。釐躬行之。得失證學詣之。醇疵往復流連。繼以規勸。雖臭味不啻也。先是晞原從張孝廉約林遊。迄紫陽以往。轉益多師。于婺源則江徵君慎修。于桐城則劉學博海菴。授受淵源。醇而不雜。加篤志嗜古。雖塵務旁午。酬應繁如。恒

手書一卷炳燭呀唔比漏下四十刻始息。如是者三十年。其為學自漢注唐疏以洎宋五子之書。皆博涉徧觀。擇其善者而不泥于一家。不諱于一說。嘗語余孔門而後言絕義乖。儒流滅裂。然人道所以不終為鬼魅者。程朱之力也。吾儕淳行實踐。師尊之不暇。而敢妄有瑕疵乎。又竊悼文章之晦。與余屈指數十年來。師亡道喪。傳述無人。不獨紫陽同門零落殆盡。雖近歲卒橋二川。亦每忽物化宿草墓門。云誰與篤而後生少年。苦無趣嚮。故所與接遇。其有志自樹。不訛隨流俗者。必誘進而獎成之。誦誦懸懸。一如其親子弟。然所著道古齋初刻。其風律直埒安溪。而自然過之。然晞原未嘗以自是。又時時促余與共商榷。取前明定待在間。諸選擇其尤雅緻解成書。如文粹文鑑之例。畧存經義一錢。以待後之人。嗚呼。此晞原公誠之心。達乎疇類者也。晞原家世業漢皋。自其尊府藩理公時。經紀得所有。大以盈。俾晞原里居。為之營祠宇。葺社壇。治嶺阪。平山蹊。且卜宅以妥其高尊累世之喪。未葬者。又以其餘波及族端。久故時其緩急。人得其意。間見背負。亦度外置之。蓋其裡財而重義也。如此。比歲以來。晞原自以年老子幼。鞭長弗及。屢欲取漢皋之業。休而息之。未果也。去年春始成行。余往送諸其家。每更闌酒罷。并坐深談。委曲繙縵。未忍分割。余固疑此斂別耳。何曉顧若此。雖晞原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也。嗚呼。孰謂晞原之一去而不復返耶。

晞原將為起泰娶婦。有吉日矣。而晞原死。赴至家人議從俗借吉。起泰泣曰。烏有教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聞之者皆泣。余亦泣而撫之曰。子若是而翁為不死矣。傳云。非此其孰在其子孫。余私度天之所以大晞原之後者。必將有在。而獨惜余之老而未及見其成也。晞原諱矩。靈山人。由恩貢生。需次學博。學者稱為以齋先生。春秋六十有一。夫人豐南吳氏。如夫人汪江張氏。丈夫子二人。起泰也。長。其弟曰起謙。世系具晞原所為藩理公行述中。不備載。戴其所學之醇。與其志之公且溥。而當世之不復有斯人。為可哀也。

原命

張望

古之言命者。合天與人。先理而後氣。今之言命者。離人於天。任氣而遺理。嗚呼。何其言之悖而不可訓也。夫人事有順逆。天命有治亂。理與氣不同。立治與亂故異。命自生民來。幾千萬歲矣。蔚之為事功。顯之為德行。古今益以日遠。天地久而長存者。天命常始。人事常因。人事常主。天命常輔。然而命不可以一日不治。則理不可以一日或屈。氣不可以一日使拂。何以明其然也。夫理猶君也。氣猶臣也。君有聖庸。臣有忠橫。理得其衡。則氣效順。氣效順。則氣輔其理。而天命治理失其衡。則氣侵權。氣侵權。則理役於氣。而天命亂。是故有治命。有亂命。有命將亂而復治者。有命將亂而人治之者。有命亂而人治之者。有命亂而不可復治者。治命者何。堯舜湯武之慮。迪吉。桀紂幽厲之從逆。凶是也。亂命者何。羿得以篡夏。秦得以代周。咸陽之土無子道。長平之屍數十萬。是也。命將亂而復治者何。孔子畏於匡。圓於陳蔡。是也。命將亂而人治之者何。焚廩可以下。謨蓋可以出。微服可以遁。是也。命亂而人治之者何。少康之復夏。光武之興漢。是也。命亂而不可復治者何。跖修而回天。牛疾而鯉亡。孔窮於魯。孟老於鄒。是也。夫前古天人之際如此。其大較也。故曰。人事有順逆。天命有治亂。理與氣不同。立治與亂故異。命吾以是歎聖人之立身也。聖人之事天也。奉天之治。違天

之亂。不奉天之亂，違天之治。奉天之治，而得福為恆。違天之亂，而得福亦為恆。而有時皆喪焉。聖人不懼。奉天之亂，而得禍為恆。違天之治，而得禍亦為恆。而有時皆喪焉。聖人不為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子思子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宸牆之下。」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自內者盡人以符於天，自外者進天而退乎人。夫乃真知天命矣。今也不然。庸庸以自好。昏昏以爲事。愚者昏弱而不進。黠者貪汙以自晦。雖聞其愚，憲其黠，不憚告之以人理。彼且曰：「有命焉，有命焉。」則離人於天者矣。任氣而遺理者矣。離人於天，曾有事乎哉。任氣而遺理，不謂之亂命可乎哉。惟昔聖人知生死之故也。蓋莫知生之時，莫知死之日。及乎事已至，而效故遠。然後歸之於天而已。不與非徒釋衆疑以聖為善而已。抑誠氣之加乎其理者無可如何耳。未有忽其事而任其命者也。有人於此，苟焉怠其事而棄其生。不能衣食而凍餓且死，豈命乎。如曰命也。前乎死者，將責其惰與。抑逆料其死而姑不責與。設早自奮以有衣食而不凍且餉，將憫其勤與。抑逆料其不死而不用吾憫與。

於多行不義以取革改而免者何以異是嗚呼其可謂不思也已其亦異於聖人也已其真不知命也已

茂才

天以降才。山川以鍾才。學以養才。或才而閼。或才而賢。才而曰茂者上也。才而止者次也。才而善者下也。夫才而善。書契以來有之矣。天也。山川也。學也。有所歸也。邈哉。猶有鄰。今將鑄說以錮之。人肖天地其生也。進形噓氣於其父母。始生腎。腎有兩。左水法天之一。右火法地之二。天地人無水火不能成乎三才。腎以水為體。以火為用。其藏精興志。其主骨。精者腎之真氣也。易曰。精氣為物。言氣氣化生也。水之流行。無遠弗至。志之象也。骨者水之凝也。是故饑之不稊。渴之不竭。寒之不栗。暑之不煩。霜之不賴。霧之不迷。風之不撓。滿之不効。血之不辛。絕高不顛。險若坦夷。其內大充。其應無窮。若是者孰為之。精為之矣。是故其位置也自高。其待己也甚厚。其望世也實深。以悲乎天命。以閔乎人窮。毋苟飽。毋營居家。必孝。國必忠。如射者之中。招不中。弗已。如御者之致遠。不致弗敵。若是者孰為之。志為之矣。是故擔君父之重。當四海之變。定傾側之危。冒嫌疑之際。持鎮靜之操。朝廷著其範。天下服其勇。若是者孰為之。骨為之矣。夫天地之水火在人身。用之經數十年。而飲食焉。男女焉。六淫焉。七情焉。

曲禮曰三十壯四十強五十父六十耆七十老八十九十耄。素問曰四十而衰。衰者腎之衰也。水衰則濁。火衰則焚。其正委權其邪當乘於是精衰則狂惑而喜忘矣。志衰則恍歲以悵日矣。骨衰則骯髒無堅直矣。人身也者自無而之有也。三月而孩不能精也不能志也不能骨也。始乎賢者卒乎腎此亦消氣歸根自有而無之驗也。天之所降山川之所鍾及其衰也。天與山川不能扶。世之論才者原始要終雖或識其不淺而至於萎方且返其父母之天而冥芒莫之省也。夫惟聖人者學以養之聖人之才與年加茂。聖人不能離乎飲食男女六淫七情學焉而節之憫之乎詩書之膏游之乎仁義之府以葆其精以磨其志以申其骨以扶其衰有所不足不敢不免終其身焉而已矣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煥然愈彰。豈矣夫學者變化之神能也。

鄉治

天下之治始乎縣。縣之治本乎令。然而縣令成教化一風俗以聞於宰相天子。非其特立而孤行也。下有丞又有尉亦非丞與尉之輔而足也。此其故為縣令者殆未有以明焉。朝廷垂意為縣矣。勤勤於必得其人。得人矣又慮以一邑之大民之衆上興下不相屬政令無與行威惠無與偏雖謹且廉而其政不舉於是里有長鄉有約族有正擇其賢而才者授之然後縣令之耳目殷肱備也。縣令勤於上約與正與長奉

於下。政令有興行矣。感惠有興偏矣。族之人有一善。則其正勸之一族矣。里之人有一善。則其長勸之一里矣。鄉之人有一善。則其約勸之一鄉矣。有一不善。則斥之一族矣。斥之一里矣。斥之一鄉矣。既已如此。縣令於政理之暇。又時召見此三人者。面問百姓疾苦。人情嚮背。而以攷吾政優優怡怡。勞來而益委重之。以樂乎其心。而鑒其怠。宣上之德意於民。民皆曰。上之愛民如此也。上之期我以君子善人如此也。吾日見鄉里風俗之美也。一鄉如此。他鄉可知也。一縣如此。他縣可知也。豈非鄉治而國治。國治而天下治乎。如或縣令不能奉承朝廷之意。以求化民成俗。至以苟且疏闊為事。族正既授以虛名而不問。鄉約殆非所謂約也。里長殆非所謂長也。其小者理戶口。治館驛。大者剽掠殺人。必以告。一切奔走奴隸之而已。一不當。則羣卒叫號。於其家而怒詈辱之於廷矣。而率其民以奉乎令者。固不責焉。況不選擇而使使之。又不以禮。則夫自愛者固不肯為。為者類鄉里無賴之人耳。借以生事。容奸賈禍於民。而陰享其利。且彼亦窺上之以無恥待也。衆之所謂下流而居之。雖欲潔清不汙。不得也。遂盡從而棄之上。之人又孰從而信之。不惟上之人不信而已。即以己之不善而教人善。以己之惡而謂人惡。平居說說。其誰信而服之乎。不信不恥。而鄉里之患不可言矣。訟獄盈庭。簿書矻矻。縣令日是而不暇食焉。極於囹圄充塞。赭衣半道。

而不知誰之為之也。其亦疏而失其本哉論鄉治。

知人難

知人難。何謂知人難。同其是而喜者情也。不同其是而怫者情也。有不同其是而無
怫者。甯有同其是而不喜者。今有兩人於此。其一人助我者也。同其是也。其一人撓
我者也。不同其是也。助我者大都君子也。撓我者大都小人也。又有兩人於此。其一
人撓我者也。不同其是也。其一人助我者也。同其是也。撓我者大都君子也。助我者
大都小人也。是何也。彼之助我者有利於事而已。彼之撓我者勿便於己而已。此之
撓我者不利於事而已。此之助我者求便於己而已。學成行尊。名字大起。宰相知之。
天子用之。顯要繫天下之望。朝廷不能有君子無小人。不能使君子當事而小人無
為。於是乎同聲相應。同類相從。而助之者至矣。於是乎異臭相反。異色相亂。而撓之
者至矣。此其固然。然而吾之心一耳。天下萬有也。人之賢不肖。事之成敗利鈍。知之
而豈盡無違。其從而撓之者。開吾之智也。其因而助之者。蔽吾之明也。夫謂因而助
之而蔽吾之明者何也。非其心之果是之所以然者。求便於己而已。知其賢不肖矣。
與其成敗利鈍矣。曹輩尚或嗇默未同其是。而此一人已依依興歎。同其是矣。出於
非常矣。此豈其情哉。夫賢者快心快廟。固自信固不疑人。方且假借地望。設吾道之

援究大事如此。贊王室如此而孰知是人之非其情也。養小銳為搏擊之資。沈垢求瑕。轅吾道路。異時以敗大名。亦悔之矣。其小者點名襲色。冒不知人之謗。其大者妄生羽毛。禍人國家。古今亦何可支哉。故曰知人難。

堅垂問

或曰。秦苻堅不殺慕容垂。以垂之貳於堅。就為是非與。則皆是與。抑皆非與。曰。堅之不殺垂。說者稱其有人君之度也。垂之貳於堅。說者原其有復燕之志也。則皆是也。而吾以為皆非也。初。垂為太傅評所不容。奔秦。先是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其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他日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不亦美乎。以為冠軍將軍。明年秦滅燕。堅之寇晉也。大敗於肥水。以千餘騎馳赴。垂軍三萬獨全。或勸垂害堅。垂不從。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復為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悉以兵授堅。行至灑池。說言於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於是堅歸長安。垂趨安陽。會翟斌叛。堅驛書使垂討之。垂方修好於堅子長樂公丕。館之鄴西。已而相疑。而不且欲圍之。垂自鄴行至安陽。覺其謀。即叛秦與斌合。抵洛陽。稱尊號。復東如石門濟河。長驅向鄴。石越討垂敗

及。不遣姜讓誰之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於是遂上秦王堅表。圍鄴。自春徂秋。不拔。怒解而去。縱丕使西歸也。主燕祀者。垂之兄子曉。本邦固在也。滅燕而後。即何不以幽州相處。堅自謂收攬英雄。以清四海。而不知彼即特起細微。猶尚思南面而王。今垂以國易身。東望鄴墟。先人之宗廟。悠悠。何時能無哀嘯乎。條龍之間者。一聞肥水風森凌霄而去。雖其富貴泰養。羣臣致隙。始終而保全之。而滅國之怨毒深矣。堅在。幸無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養鷹之後。變為養虎。迨至澠池而歎有蘇張之事。猶為未矣。故曰堅非也。於是君子為垂計。既以為秦冠軍將軍。而伏事於人矣。其來則自燕也。父銳之所創業也。秦而加兵於燕。燕義則必亡。垂於此時。號涕為燕請命。身死妻子為僇。而無怨也。垂能存亡燕。秦能亡燕。而垂又能使秦不亡燕。讓其小存。忍其大喪。以俟吾他日之乘閒而自取之。故其縱臾於加晉之兵矣。垂之攻鄴也。為復燕也。似也。淮南侍衛乘輿。淮北悉以兵授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是其本心。及解鄴圍。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曉昔之患。其報復亦畧相當。然而君父一也。復燕為銳之孝子。不貳為堅之忠臣。國家方履禍豈。見利而不顧其君。故綱目謂之叛。是其託於秦以傳虎翼。以為異時裂地而王之本。淮南侍衛乘輿。淮北悉授兵。安全長樂公。赴京師。解鄴圍。開其歸路。庶乎恭順。

者皆不足以贖之矣。向使秦舉兵攻燕，燕之將亡，垂計窮，逃竄久之，據有形便之地，聯絡燕趙之衆，雷發電飛，收還棄失，入都告廟，以示成功，甯不飄然偉丈夫哉？惜也！故曰：垂非也；故曰：堅垂皆非也。

送魏梅山歸龍津序

梧溪先生既亡之十有二年，梅山魏鳳閣至自龍津，過棠城子。談者屢日。棠城子和唐風，梅山為之序。已乃從棠城子聞予入城，訪予於學舍。童子炙故煎茶，以奉梅山。未進，梅山慨然曰：鄉者遭梧溪於斯土，遂侔夙好，相與恣其意於山水文章間。凡六閱月。今我來則梧溪物故久矣，因泣下，遽起立戶外。頃之童子挑燈進茶。梅山索予文，展卷一過，必中於其短，相得益謹。且童子徐引退不知也。夜沈沈然，益辨難不絕響。始梅山客棠城子，予在洪州。及是相見之日淺，而梅山則且歸矣。嗟夫！予其已於梅山乎？傾十三年以來者，送之梧溪之西歸也。飲故人於汲翠樓上，當是時，微雨夜寒，松聲在戶。梧溪論天下事，眉宇軒軒然，已而酒酣，客散，竊見送梅山序於几端，訖其為人，梧溪指而謂曰：吾徒之選也。明年梧溪死，家藏書與所著詩，散亡畧盡。檢遺文至梅山序，想樓中對語之夜，不禁失聲哭。是後耳目所際，多觀故傷心之事，往往一念梧溪，則梅山與偕至，抑又恨不見梅山。而梅山固不可猝見。思之十餘年，而一

旦至此殆天也。梅山之為人，梧溪固已序之。而梧溪之所不得與，則益進乎序之云。學該而文茂，語直而氣和，獨予貧不能主梅山。而梅山亦以故不得留其可惜哉。於其行也，益思梧溪云。

盧大夫傳

盧公諱達，字瑞芝，破石坪人。南唐尚書倩之裔。少貧薄，不自俚游，寓江貧。年五十一，賈傭糧道姚公署，陸陸無與，為名姓。康熙十三年，叛將楊富餘黨稱白頭兵，為亂。大兵駐省城，屬辦軍事，有功。明年，募造戰船，無應者。公列較中，前身曰：「某能節帥，由是奇之。」於是洪東西州郡多陷。巡道李公副將吳公竝才公爭致麾下。十五年，用公勦奉新流寇，擒之。旋從克復上高、建昌、義靖、安餘干、鄱陽六縣。乘勝蹶敵於瑞州，是役也，公功為盛。授千戶長。是時洪城良山民塗而載者數千人，悉倚公為命。還止其疆。十六年，總督董公有撫州之戰，授明威將軍。尋攻江游山，勦朱天錫，復銅鼓營，遷昭武將軍。十七年春，徇吉安、贛州，大破賊。秋，與廣信賊對壘，蹙戰凡五晝夜，克之。進取楊一豹，搗其巢，賊盡江西平。公還省下，有故旅往來客候公曰：「方賈傭時，不知君之至此也。」脫冠見，著兜鍪處，盡禿然。公年已老，而精力不衰。時時為氣如壯丈夫，行者默湊告譽。命總督某往討之，檄公偕。又慷慨騰馬，脊行矣。己未春，大軍赴

雲南五月攻烟溪。身先諸將，夥斬獲入。餽王韶勦紫陽河賊，連大捷，救出被寇四千四百餘人。於是破黃茅嶺，克靖州，復鎮遠衛城，駐平越府。討馬寶，防鴨池河，謀渡無舟，乃命士卒編竹為筏，乘風直進。賊望見膽落，不戰走矣。道至黔西而還。雲貴初定，而馬寶部方寇四川。公語督帥往，偵得其虛實，乃捲甲而趨之，拔其營，隨畧隘口，獲輜重器仗無算。賊尋滅，督帥上公功，最乃班師。壬戌還江西，官拜左都督，仍帶軍功二等。管湖廣施州營，遊擊，五年晉階榮祿大夫。贈曾祖父如公階，年七十致仕歸。卒年八十一。葬新建翠家山。公起行伍，老乃得官。出入輒轉於矢石間者近十年。諸凡大小關，未嘗敗北，嗟蓋其人豪哉。

追薦鷺諸阡

順治元年，我師大破李自成於山海關，自成棄京師西走。明年夏，餘黨寇南昌之武甯。鄉民余公紹高禦之於牛頭峽，敗死。先是英王逼賊至九江，後營總兵金聲桓請收江省，自效。王乃北旆，已，賊黨數千人從間道犯縣，聲桓未入南昌，而都御史曉昭懷鼠首，仰郡息不得，城陷，縣官逃。賊然公廟，剽斬而去。公本以匹夫雄猛有膽略，為鄉勇倡，初，僨賊旦夕至，號於衆曰：此覆祖宗三百年社稷，國破君崩，亡命走此，再乘披猖。願與公等甘心此賊。一口應曰諾。遂帥土團壁牛頭峽，峽甚隘，斷木為柵，死守。

賊不得遁。首縣城下之既而出不意反攻牛頭峽躍關而入。公與衆人殊死戰不克遂遇害。是役也死者相枕藉。賊焚掠聚飽村里為墟。由公而傳四世而鳴珂始為諸生。聞公捐軀寇虐亡骸無所。歲時寒食。曾不得子孫一杯飯。灑家酒。杳杳縣縣游魂罔寄。必有飢愁冤憤而不克信者。於是公之死百三十年。為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庚子。乃始制牋。茫茫蒲為身。為位招魂。而葬之焉。諸壙於辛丑墳於壬寅碑於阡以振厥烈。張望序其由而文以弔之。其文曰。

嗟乎斯民不幸當大亂之世。父不能保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兄不能保其弟。一旦皆裂髮張奮臂大號。以葬仇人之胷而死者。何可勝道。方其大盜撞唐四出。朝廷徵所在雄兵貴將。蹙方面以制其死命。而殘敗無主之餘曳戈潰散。流亡邊鄙。鄉里無賴桀黠。積延頸有隙。陸梁盜睢以快其氣。又應乎郊屋之下。於是巖邑大都。當天下之要害。固已焦朽糜爛而無遺。至於荒谷冷縣。舉豪傑所不爭。民生無外事。百年老死不見兵革之憂。破敗立至。草雞而禽獵之忉忉然。孤兒寡婦之痛。徧百姓家矣。武甯僻在巖穴。當公之際。丁國家傾覆。預蒙四海之大難。及

聖人出而天下平。山中之民安安而臥。由由而起。木石之興居。牛羊麋鹿之興遊。無由為壯門夙戒。雞啼狗吠之警。蓋已數世而百年。子若孫庇其庥澤。而當日之駢首

雖祖僅若蝴蝶子之性命焉者。猶何人哉。予方敬詳二年之事與公之生平而歴世既遠。老成衰謝。而不可得。及覽縣志而知與公同死事有公之族尊大真人而已。嗚呼。其他姓名不可攷者。又不知幾十百尊大也。公儕不顧身以殉一日之急。以此而死亦以此而晦。百餘歲之後也。又卒以此發其光而傳。夫豈非千載之遇耶。而吾以微賢烈之不可無後。而又嘆詩禮之澤之不可一日不灌於天下也久矣。

遊柯山記

吳高增

汎舟鑑湖之曲。弭棹容與。迤邐西南行。青巒碧波。自相映發。漫流洄瀾環山淪涵鱗
鱗。清澈振蘆蒲草。紛披水涘。舟人曰。此柯水也。維綫登陸。攀蘿捫葛而上。苔磴峻嶒。
竹林巖竇間。琅玕峻拔。益奇而堅。大抵柯山結體。巉峻骨立。雖無玲瓏洞壑。神剜鬼
鑿之奇。而造物者之鎔冶。于翠螺參差秀矗中。別置一格。青鞋布襪。經歷陘隘。坳滿眼
初平之羊。叱之不起。或蹲或偃。令人陟嶺忘疲。灌莽中。覓覽勝亭故址。惟苔痕斑斑。
類古梅作花。白照幽谷。或作青翠色。點綴荒寒。殊可人意。取徑而東。嵯峨石佛。準諸
丈六金身。高且十倍。像教之說。本欲使震旦海衆。咸生信心。而彼徒詭詭務眩奇觀。
其實化人無迹。初不須此。此妙相雖巍峩。雲表視南明大佛。已縮小須彌矣。東巖石
狀。皴法峭異。披麻劈斧。層疊軒豁。恨不得米襄陽滴蟾蜍。水磨渝糜。一斗潑寫之。循
故道回顧。忽松廳設謾。潮簷林角。懸濤怒捲。似有留客意。下上嵌峯。思凍雨飛灑。一
洗叢碧。雲收天靄。崖根皆見。當有清光可挹。或霜空曉晴。鏤琢冰雪。刻輸移窓。瞰景
初射。寒靄浮浮。必露青巖冷翠。惜乎不得如釣父樵叟之蕭閒。坐臥溪山。囊括其勝
也。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曹文埴

譜牒之義尚矣。先王大宗小宗之制，至秦有天下而凌彝不講。由是世遠則弊，漁齒繁則弊疏，不渙不疏則又病乎麤雜而無紀。近代以來，藉以奠世紀，序昭穆，別嫌疑，定親疏，胥於譜是賴。宗譜水所匯，而支譜其衆流也。鮑氏為新安望族，其宗譜修明，閱有年矣。今棠樾官園學堅兩君謂過者之未有紀也，支譜不立，將訂宗譜曷據焉？於是別立一帙，遵舊譜例，以肇基棠樾者為始祖，而就其本支，乃條分而縷析焉。支各一譜，則萬人猶一身也。子孫繩繩，循例以續，則百代如一世也。其良法美意，吾固揄揚之不能以已，而竊於鮑氏更有過契也。歷觀古昔卿大夫處，無不翼子孫計長久，以庶幾乎勿替也。然或一傳而其澤斬矣，或數傳而其族微矣，豈氣數之有盛衰，歟！抑其根本之謀之未盡善歟？君子知卜世之道，在勢之榮落，而係乎德之大小，不在家之肥瘠。而根其教之淺深，於是垂世作則，示之以仁義中正之途，諷之以忠孝節廉之事，而其子若孫亦能奉先人之彝訓，而聰聽之，而恪守之，兢兢焉思有以迪前光而型後嗣，嗚呼！循斯道也，雖百世不敝可也。有明中葉鮑思庵先生官少司馬，致仕後，額私第曰宣忠，雖採制誥語，其所以教子孫者甚篤。今支譜即以命名可見，前以此顯，後以此承，家聲因塋，豈顧問哉？又考棠樾為慈孝里，蓋其先有父子遇

寇相爭以死。而卒相全者。其務德殆家法使然歟。今梓是譜者。為吾友官園。官園於城南書院。捐巨資為骨火。其待疏邀者如此。其篤宗盟可知也。以吾所交者如此。其族之懋厥德者。謙亦猶是也。是即其族寒微。吾且卜其寢昌寢熾。而况子姪淑行。簪纓並奕乎哉。雖立譜也。而他族之宗譜。不是過矣。嗚呼。鮑氏之興。甯有父乎。

非園自記

屏余室者山也。曰茅山。庚寅春。余構小園於此。高高下下。因山勢而為之。架木無多。成功淺易。娛老馬已矣。故額曰非園。既乃仰而登。俯而眺。風景依然。若有所觸。則余五十三前之夢境也。余為童子時。夢遊於此山。山有園額曰非園。當是時。山祇一部。婁耳。而今乃有樹有石。有波池。有垂樹。雖不足以窮勝覽。而與前則大異矣。天地間。盈虛消息之變。而事勢之無常。固如是哉。夫昔非園而今為園。則曷為仍以非名之。余謂昔日之非人所知也。今日之非人所未必知也。而不聞之乎。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俄而覺。蘧蘧然。不知周之夢為蝶。歟。抑蝶之夢為周歟。而必執蝶曰蝶執周曰周。不可謂遠也。余之踐斯夢而名之。此物此志也。是故樹不必古。蕙草不必繁。石不必奇。余系爾陂池不必漫衍。澹澹爾。臺榭不必瑰麗。亭亭爾。有花則蒔。有蔬則種之。圃。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以是為非園也。固宜然。余即不若是。而樹必古。石必奇。

跋池必漫行。臺榭必瑰麗。窮耳目之勝。殫土木之功。又可執以為圖乎。夫昔之夢誠夢也。而亦知有覺而夢者乎。匪昔之幻而今之真。慎毋泥昔之非而今之是也。夫嗚噭天下之一時稱盛而運徙不常者。豈少哉。夫圍其小焉者也。余因以自鑒。而並詔我後人焉。是為記。

遊黃山記

黃山距余家百三十里而迤。乾隆丁酉秋。遊具已備。而塵事糾紛。一羈十載。丁未春。詣養歸里。程丈後村。知余有夙願。且逢所已經願為先導。定約於戊申七月偕往。乃至期而後村病不果行。復訂於今年七月。而旱燠殊甚。稻幾弗登。隨作綴約詩。致倦遊意。次日雨忽大沛。半月間得甘澍者數四。蘇枯振槁。猶獲過半。炎熇之氣亦頓釋。似山靈尚非我拒者。復以詩理前約。遂於七月二十四日戌申。隨伯兄發里門。天光澄靄。清風徐來。行四十里。至佛子嶺僧舍。後村已攜其族姪孫伯厚先至。晤時始知後村病。先是恐余知而中止。故諱言之。余乃力勸回車。且伯厚亦曾遊黃山者。先路之導不必後村。而主誼諱篤。堅持不可。遂止宿焉。階下有木蓮一株。徑尺許。僧岸門云。此自黃山慈光寺移來者。其歲月已不可計。黃山中今僅慈光一株。此其二焉。餘無有也。往年皆四月生葩。而樹杪忽放一枝。得未曾有。花分九瓣。與芙蓉相似。而較

小色白如玉。清香襲人。不知慈光一株亦能若是。破格生花否耶。次日己酉月。雨上而行。籃輿中略見峯影。盈耳皆潺潺聲。過客溪始放曉。不及訪客成臺。十餘里。踰山口嶺。嶺之北。見靈門一峯。若天開闢。闔然再行。過石礎嶺。黃土嶺。又二十里許。至芳村。靈門之西。巍然插霄漢者。天都峯也。又十餘里。抵湯口。其居民善登陟。趨捷如猿猱。遊黃山者。不啻以其人為與為杖。乃招之而行。不敢轉間。湧地躋峻。喜且兼愕。路之攀確。亦倍於前。下有溪。亂石縱橫。激流噴雪中。一泓溶溶泛碧。為百丈潭。過此約里許。至祥符寺。寺隔溪。即湯池。舊名湯院。為黃山中精藍之最古者。溪流湍急。易於泛溢。寺屢遭其厄。僅存數椽。司湯池者。則茅蓬之僧矣。時夕陽已在林杪。同人急渡板橋。北視湯泉之上。為紫石峯。峯之右。為茅蓮。茅蓮創始於僧悟千。三傳而付鉢於今之戒嚴。皆能持戒律者。昔僅草屋半間。今已崇閣其殿。嚴其佛居。然稱名刹也。寺額曰紫雲庵。其前松竹夾磴道。蒼翠蔽日。隔溪即靈門左支之山。勢頗峻。水簾洞。桃花源。青蓮宇。諸勝在焉。晚與戒嚴聽溪聲。談遊政。娓娓不倦。夜分乃就寢。二十六日庚戌早起。天微作陰。飯罷。下石磴。浴於湯泉。泉脈自沙中出。泛而上。若徑寸之珠。纍纍不絕。解衣浴之。見水面氣蒸蒸然。始微溫。少頃則漸熱。沙之質細而膩。可以拭身。盤礴既久。汗幾如雨。浴已。覺暖氣沁毛骨。逾數刻。弗能喚雙掌。則微香透鼻。撫

如蘭花將放時。真丹砂靈氣所氤氳而出也。午後復度板橋。尋桃花源故址。僅在彷
彿間。青蓮宇則已莫得其處。水簾洞在上方兩峯之坳。荆棘填塞。無徑可揚。快快弗
釋。然回視紫雲庵後諸峯。天都居其中。稍下為老人峯。朱砂峯。左則青鶯鉢盂紫石。
右則蓮蕊桃花芙蓉。拔地倚天。層青疊翠。芙蓉白雲。猶復螢縫變滅於其間。如旆幢
如羽葆。雖尚未窺聞奧。而已相與鼓掌咋舌。詫為奇觀矣。是夜後村病甚。二十七日
辛亥。勸之先歸。至再至三。乃以主誼屬伯厚。始別去。辰刻招戒嚴弟子潔齋偕行。拾
危磴入叢木中。綠陰沈沈。肌骨皆冷。三里許。遇得心亭。即慈光寺。昨所望紫雲庵後
諸峯。環繞如屏障。中闢廣場數十畝。仰羅峯秀。俯蹴雲光。福地天成。甲於吾郡。惜火
劫頻仍。殿宇皆非舊觀。明神宗所錫金佛藏經。亦歸灰燼。今所存者。惟毘盧塔。金碧
猶耀目。此外僅普門像一軸。金繡袈裟一領而已。問木蓮花已枯其半。雖較雲嶺者
倍一圍。而色澤弗及。花時亦不繁。地之盛衰。此其徵也。由寺右行。取徑在天都朱砂
二峯之間。鳥道一痕。磽呵曉削。行數里。遇飛來洞。又遇觀音巖。僕夫無不作吳牛喘
之難。至危且苦。而左右峯色石之白者如臘。碧者如瑩。復間以屈曲之松。蒙茸之草。
斷續之雲。目不暇接。故苦而甘。危而安也。老人峯者。其上有石。如老人跨跔狀。坐其

下。望天都仍在天外。陡壁之半。有洞曰白猿洞。云有白猿居其中。莫知歲月。人亦不易得而見之。再上為天門。北乃陡壁。南一巨石。橫立如戶限。超絕萬峯之表。而以視天都。則甫及其半也。過此石益奇。松益古。雲巢洞之南。有一字松。豈伏羲畫卦所遺。洞高二丈。深幾倍之。苔紋斑駁。傳色如繡。洞之北。磴道右折。復轉而左。見迎送松。一延客入。一讓客出。似為遊人作東道主。而迎者葉就黃菴。雲液露蕤。尚望其潤而復蘇。山靈庶幾呵護乎。再上為別有天。始得耕雲峯。自下望之。與天都合。故不見突兀之勢。亦凌太虛。而終遜天都數仞。又上為蒲團石。平廣容八九人。汲泉煮茗。環坐說安心偈。頗堪憩倦足。茶罷策杖而登。為臥龍洞。見臥龍松。橫臥石壁。約三丈許。壁既盡。松之首欲昂。然枝重。則恐下垂。一石自絕壁突起。而支之。松乃得盤青挽翠。結蓋而覆其石之頂。亦奇觀也。折而左。為小心坡。復折而右。為斷凡橋。度橋而上。兩石壁如斧削。仰望天光。如窺窗隙。為一线天。出壁得稍平處。坐而回望。則壁巔之石。各不相符。各銳其頂。或如劍之衝斗。或如戰之刺天。或如怪雲之米墜而拗。或如老樹之皮僵而立。松蟠其翠。鮮結其青。陸離奪目。間名曰蓬萊島。想三壺之秀。不過如斯。惜是時無雲以作之海也。再上為文殊洞。洞腹如折。中亘巨石。不得上。山僧作木梯丈許。倚石側。人轉身緣梯。從石罅出。其上為小清涼。過小清涼。則文殊院矣。院倚玉屏。

峯左右兩石俗以左為獅右為象然殊不相似。左石之外天都卓爾右石之外蓮華
嫣然其附於兩峯之外者各層遞而下如玉階千官翼翼然就班拱侍無少棄者院
之南為文殊臺立臺上俯觀則山山低伏如几案如兒孫真上界清虛之府也天既
暮碧宇瑩澈衆星皆下垂北斗疑去賴頂尺咫其光可鑑恍惚置身天上而罡風颶
至衣重裘猶有寒色凡骨支離能無愧耶二十八日壬子仍止文殊院不欲捨去朝
旭已上十餘丈霧忽作始由遠山之坳蓬然起繼則近山之坳亦復如是少頃則
起於雲門朱砂老人諸峯之麓又起於天都蓮華之麓及文殊臺之前後左右矣轉
瞬間萬山齊隱惟最高之峯四五浮霧上俄而此露其頂披沒其腰俄而披幕以紗
此施以障僧滌雪云當可得雲海觀乃風作霧騰不能成海然溶溶漾漾與臺址平
幾若一蹴可登者不將起天際真人之想乎及午霧乃散由院之右登立雪臺觀後
海諸峯逞異爭奇又生幻相坐良久乃至文殊臺視立雪臺南面峯石高高下下如
盼如顧其間古松橫生側出如經營位置各得其宜天然入畫之妙恐荆闢亦無能
著一筆余向伯厚曰人生但得此一壁坐臥其下可以終老也二十九日癸丑由文
殊院右循磴下至轉身巖境益險逼不容肩仄不容足爰棄藍輿憑大力者負以行
二里許值閻王壁壁寬幾及二丈彭亨具脰兩旁皆無所倚下視則冥冥然莫測其

深壁上整磴為三折。僅能置趾。倘一失足。輒墜無底之壑。乃負者視若平地。超距而下。技獨絕也。由壁往西北行。循蓮華峯之麓。為蓮華溝。溝盡即蓮華嶺。介蓮華連慈二峯之間。高三里。陡絕難緣。倍於慈光之躋天門。負者五憩乃上。復數折。伯厚指斟磴謂余曰。由此可登蓮華峯。特險絕耳。余曰。黃山之峯。惟蓮華與天都並。天都無路可攀。故不作登陟想。茲得路而弗登。是虛擲此遊也。仍犯險令負而行。初覺陡峻。猶不甚惱。一轉而下。臨無地。寬不盈尺。沙雜於石。復滑甚。令人豎毛髮。幸丈許旋入洞中。洞盡而險如前。又入一洞。如是者經四險。歷四洞而已。及峯十分之九矣。洞各銳未豐腹。其實或大或小。人似由藕節中行。緣本入。撻何造物者之狡猾也。登其巔。中有石如蓮蕊。四面各簇石片如蓮瓣。余坐蔚之上。平揖天都。近挹蓮慈。環視前後海諸峯。皆出其下。是時日正午。天風不作。岫雲盡收。僧潔雪指西面。天盡處。謂余曰。若為匡廬。若為九子。其白若一綫。繚繞而下。趨者則長江也。坐移時始下。遇神龜靈鶴二石。下百步雲梯。自梯上窺之。似磴盡路斷。無措足地。而梯之寬近三尺。深且平。古松數株。夾梯立。身可倚。手可攀。梯既盡。蘿徑一曲。即可通人。以為不寒而慄者。余過之灑如也。自此復循蓮華峯西麓。壁摩於肩。石觸於脰。作蟻附行。逶迤至鼈魚洞。洞口古柏一株。乃千餘年物。摩挲久之。始入。拾三十餘級而出。其上為鼈魚洞地。

漸卑可以昇興。由轉身巔至此路極險。余無濟勝具。賴負者濟以所窮。其人曰程冬生。父名社子。昔北平朱竹君前輩來遊時。社子負之呼之曰海馬。自是遊人入山。無不招海馬者。今社子已沒。而冬生克紹其能。余遂呼之為海馬。駒云。由鰐魚竚行不及一里。即天海。平廣足容萬人。舊有天海庵。遺址已失。西望鍊丹臺。穹窿特起。臺之西。則翠微丹霞上昇。軒轅鍊丹諸峯。攢劍削圭。森列獻秀。復二里。攀葛援藤。上光明頂。頂居黃山中央。高稍遜於天都蓮華。而勢若鼎足。匡廬九子。亦依稀可辨。其左隨壁萬尋。自東而西。寬及數里。俯視之。怪石林立。巖壑間不可以數計。深雪曰。此散花磾玲皴瘦。如益益中物。五里許。至師子林寺。倚師子峯麓。左為清涼臺門。所對者乃光明頂。側出之山。其山獨化石為土。杉陰蔚茂。草葉丹黃。羣峯之峉崿。巔峯皆隱而不可見。處晦乃異處。高似卑。亦別創一格也。日已西。復往西海門觀落照。過飛來峯。一石橫伏於下。一石高十丈。厚約十之三。立於橫石上。不相連附。其西猶虛出橫石數尺。似狂飈一撲。即可墜者。鬼斧神工。恐亦束手矣。西海門者。飛龍引鹹。數峯居其左。丹霞上昇。翠微數峯在其右。對峙嶺峭若門。然坐門側。見右數峯之背。陡壁從地起。

下削或左凸右凹欹乃弁之側端為笏之擁干狀萬態丹青不能摹猿玃不能陟而松之碧草之綠映以返照之色翠且兼紫目晃神眩惟令人狂叫歎絕而已及暮始旋宿於師子林甫一更而星斗忽沈瓦溝淅漸作雨聲竟夜未止始知山高易霽雲生易雨視崖界陰晴迥異也八月初一日甲寅天晚雨止而霧氣瀰漫一峯不見登臨之勝索然然寺前品字松連理松葱鬱輪囷左旋右紐俯仰其間盤桓已足乃天意似憐遊者遇竊薄午霧忽散俾登清涼臺略窺石筍矼諸勝雖不逾時滴濛復含而已屬意外之得矣初二日乙卯晨興天有欲霽意飯罷登清涼臺下視石筍矼萬峯叢立程冬生擇其形似者一一為余指名蓋態極妍神詭意謔舌搗幾不能下復過師子峯石觀破石松松踞峯頂自石腹中出徑盈尺幹右生而枝左向幹高僅二尺許其枝已盤旋盈石頂不知石堅於松抑松疏於石也志載破石松在一綫天崇禎戊寅已遭雷火初未聞有此株而山靈著意補之為名樹生色安知擾龍蒲圃根枰數松昔有而今無者不且復生乎下師子峯復上黃花嶺嶺半見始信峯中裂千丈上通以危檣檣之西有松凝立東伸一枝若將引人臂而度者即接引松也伯兄停與嶺頭急招余曰速來至則遠近諸峯出沒於白雲離即之中在坳者如堆絮在巔者如覆雪圓如鏡者為湖長如帶者為江其日色所照作金色而若溥若滿者如

黃河雖未能作海巍然具體而微已足儕我夙願久之雲忽升似將雨不及登始信峯。為茲遊一恨事過始信峯。為平天矼。矼之麓則步步下行。右即散花塢之北面。一峯橫數石。一石橫數松。無凡狀。亦無合相。左則石門峯。石柱峯。巍峨卓傑。端立不羣。停與聽之。如鈞天廣樂。聞所未聞。再下則經石人指路峯。峯不甚高。其上有石人寬衣博帶。面向入山。磴道作以手代語狀。余謂伯厚曰。天下惟鐵石心腸者。始能多情。此宋廣平所以有梅花賦也。行數里。道旁有雪莊悟和尚塢。雪莊通禪悟。精詩畫。結茅近散花塢。曰皮蓬。一時名賢高士樂從之遊。今皮蓬荒圮。遊人不復過問。非有心者。安知此塢。生滅何常。於斯可悟。塢之右為白沙矼。矼盡為白沙嶺。自師子林至此路之險仄。亦同前海。而行者不病。以猶得一面依山耳。嶺之麓。緣溪取徑。漸覺平衍。行五里。至雲谷寺。環寺之山。不復有石。九龍峯峙其前。尤娟秀可挹。松竹森森。澗流瀨瀨。亦選佛勝場。寺之宏敞。次慈光。而整肅過之。由寺而南。遇步雲亭。里許。經仙人榜。再里許。經開門石。又二里許。則九龍峯在隔溪上。溪繞峯委折而下。值陡壁。即成瀑布。壁分四層。瀑亦四折。層各有潭。潭各有多寡。合而計之。則九潭焉。瀑之色白。潭之色碧。錯出浮光。灔灔照巔。谷藍與由隔山行。注視傾聽。頗盡其妙。夫黃山之勝。無

奇不備。惟水之勢微不可無此瀑以補其缺也。過潭五里至覺庵乃雲谷下院。秋割方興茲地新穀不可以居。仍由湯口歸紫雲庵。戒公迎余曰。黃山在公囊中乎。余曰。黃山以雲以松以石勝人。盡得而知之一片之雲有異勢。一尺之松無凡枝人亦得而言之。至於石之何以勝人尚未得而發言之也。萬仞之峯不若寸虧奇矣。而萬仞之峯以億萬之石橫擣豎擋隨其大小任其欹斜層累而成參錯而合罅不妨漏縫不必彌以生松以蒼草以花松以黛使峯若繪若繡非奇中之奇者乎。石之肖形者若大士。若達摩。若阿羅漢。若老子。若飛仙。若神女。若宰官。若武士。若壇若幢。若姚若椽。若櫛燭。若師。若龜。若鷄。若猿。若狼。若松鼠。若蟾蜍。一一指而言之。神似矣。然易一面即易一形。參一峯又現一相。其林林疊出。有一石皆可以名一物。而執一物不足以盡一石。且雲之根以石。石幻而雲亦幻。松之骨以石。石勁而松亦勁。黃山中凡雲與松之奇。皆石之奇。有以胚胎之鼓動之也。難名也。戒公撫掌曰。聆公言可為石慶得知已矣。是夕聞後村病漸瘳。喜甚。然後村若非曾遊黃山者。自崖而返必以為恨而余積願於十三年之前。始無後村約。既不果。繼得後村約。復不果。此遊也。非天之沛然雨。非後村之諱言病。又幾裹足不前。余感玉成者天。汲引者後村也。初三日丙辰辭戒公。澡雪出山。逕道行七十里宿茗嶺僧舍。初四日丁巳復行七十里。遇西干

回望天都蓮華雲門數峯依依如故人然不敢久視恐山靈笑余又落塵界也與伯厚別乃徑歸。